

波斯鉅藏
壬

人事門
下

共十

1490
10-9



人事門下

十言詔

言行謹行

七矯揉

成材材之備

三高尚不仕

隱逸樂志

五貪賤

一果斷

勇決

士君子

長者

六變化氣質

晨

七出處

進退行莊

廿心跡論人

二持疑

迷惑猶豫學道
迷方見疑於人

士真偽

假之亂真

九改過

遷善悔悟

廿行止

進退

廿七功利

術數

三秘密

漏洩

士務實

虛實

廿氣槩

慷慨放蕩

廿安

廿晚節

廿忍

忍則成憤則敗

四深謀遠慮

士好名

虛名

廿志操堅確

志願不動

廿止

廿不遇

廿職分

五公論

國是妖言

士議論

好惡愛憎

廿趣致

興味

廿不遇

廿職分

六廟議

廟議議論

七毀譽

好惡愛憎

廿趣致

興味

廿不遇

廿職分

七博採羣議

博採羣議

七嫌怨累隙

隙

廿特獨行

節操

廿直言不聽道不行

交鋒讓

八是非

曲直

五怨訪任怨

廿貞

廿處變

處險而亨

廿持身

修身

八爭詰

五矯時厲俗

本中之德

廿窮養達施

廿窮通

廿安分

知命談命

九迂濶

六才品高下

氣射辭敵

廿勤勞

廿增益不能

廿形體



四二體用
四七經權
五三憂樂憂愁
六三幾微附微杜漸
七三達尊

四三聲色氣味
四七快妄
五三好
六直木自伐
七三壽夭嘆逝

四三本末根本末末
四七戲謔識嘲
五四隱惡揚善忘過記功
六誇矜驕溢
七三日新

四三多寡有無
四七常變恒久變通
五善惡
六誇矜
人倫門

四一大小小標大失拘小昧大
四九巧拙
五六戒盈
六感應取感
七四祖先祭祖先

四五同異殊法同法
四九自然
五七忘
六遊賞譽地勝覽
七五蓋愆

四五得失成敗利害
五復讐雪恥
五六百世曠感尚友文
六寓寄
七六教養子弟

四五厚薄深淺
五偷薄忠厚
五九好古法古
六行旅歸期 恆臣民 勞行役 徒
七師生

四六難易
五二敏速
六古今
六景慕
七世德尸室 世官

四六緩急非迫
五三樂
六三時
七盛衰遺跡
七九孝行忠孝 聖孝

八十宗族取睦 宗法
八七推刷奴婢

八一齊家

八二婦德

八三后妃

八四色禍

八四男女夫婦

八五嚴宮禁後宮

八六揆譜

八七朋友慎交游 面朋 知已 汲引

八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果斷 附勇決

明何孟春疏曰書補一曰萬機詩咏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斷不果剛柔不克意緒紊於遲回弛張滑於猶豫蔭鑑昏於像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得立爵非士共罪非众奔而賞罰不得明太阿且為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故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威作福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必及於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為貴也

江公望曰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不咨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世不以仁智為不足而以勇和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已而從人可謂仁而謀矣不編物而志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從十夫之哲周公以是傳之孔子故其於小正即斷之以七日之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有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九中皆黼焉天子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衮焉黼之有斧如其有則斷之才遇物必決遇理必斷施之於服用之間雖不以言其丁寧告戒至矣

紹聖中胡安旺致書宰相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

端平中秦甫論聖人剛德曰群臣言剛之字者多而案未識所謂真剛也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敏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帝章文義優遊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訥納而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牽拘而無斷人主天下利勢何所違回而不決誠以為不斷耶可显恭之奏而殺望之亦堪極而更生者又何其新故不斷於去倭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可以衰也誠以為不斷耶可显恭之奏而殺望之亦堪極而更生者又何其決耶不決於逐小人而決於君子此唐之可以不振也○張乖崖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

當行必果決三也

隆山李氏曰自古結繩而治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譽蓋取諸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冕尚象皆終于夬矣

理宗時袁甫曰臣視漢之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者而功於元宗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日無斷二日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而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而無奮迅振作之風衡不能察此二者戒愚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於六條中一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輩不能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柔辭未合主意但向上疏諫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詳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未流固宜憂乎其難也

劉珙奏對首論狃新韓英主之能事然必合於智而贊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夫金謀徇私見而有狃取匿字之心則適可以蔽其四聰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所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矣朱子曰凡此禁切作斷乃成今須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以復諫不用理也惟憲宗知蔡之討度之可任非明理何以做得若只執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朱子教李公晦以擇善固執順性養氣堅硬痛快等之夫殺身成仁韓信背水津却忘了反顧之心扶起此心來閑等語故公晦卒得夫子一体之果而自号焉○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但無剛健勇決之操遂致播遷之禍○文曰斷而不疑鬼神避之故需者事之賊也

作易者其知果斷之道乎謹接卷之九二日用馮河釋之者曰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又按夬之九五曰覓陸夬之釋者曰決斷之易則無過咎○天余嘗咬嚼二卦之義從而釋之曰河水洋洋人必病涉而惟剛果

果斷勇決

者勇意徒涉若越溝瀆覓陸為物曝之難乾而其始生也脆而易折甚於艾薙世之為君者有得乎此而臨事則果如大河之馮越當務漸決如覓陸之夬則其於致治也何有○獨明者天下之利冕也獨斷者微察之管墨也

楊子法言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众言淆亂則折諸聖

嘗視於六十四卦之次而知漸之為貴也益而後有夬而後有始夬者決也天下之事益而不決則事不能就而必決而後有所遇合故以夬次之於益而先之於姤則余知就事者必以果斷為貴也亦視於九疇三德之條而知漸之有本也一日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者果之謂也人君之德專尚柔克則治不能濟而必明而後亦能果斷故以剛克用之於沉潛而繼之以高明則余知用斷者必以高明為本也

持疑 附迷惑 猶豫 學道迷方 見疑於人

朱子答呂子約曰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得見心影子○學者既知向方便可下手用功切不可遲疑等待又曰見人說着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源勉強宗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徐東邊來我即西邊去因徐西邊來即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始於有疑終於無疑此真善學者也

又曰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膏次為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難紛擾狼貝道途日暮程遠無所敢宿也

使天下疑已不可以為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為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也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箝箝元過情捨

利就害而不敢憚為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說未必啞也而人疑其螫虎未

必博也而人疑其暴有憐風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故古之聖人所為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掠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也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

也後世之君用民之財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為安靜之令數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疑終而不置悲夫○傳曰需事之賊也需者疑也言其害事之甚也

楊龜山曰學者常有所疑乃能進德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曰

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向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其信猶有疑焉故能發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向政答之以足食兵何疑之有樊遲向仁子曰愛人向智子曰知人是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乎然而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向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

持疑 迷方 猶豫 或迷 疑持

之學者方得其初向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古人所疑今人不知其疑也
朱子答劉子證曰向見前輩有志於孝而性涉猶豫其省甚深下向甚切然不冒沛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
身抱不決之疑也○向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答路德章曰孝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向今人無疑而歸向以資談話者固無足道
然遂懲此而不向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歸向遂飲嘿而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
能向遂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托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
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
蓋趨向既定有不得不措之心則臨事必多疑端者身當有愧意疑愧之終乃所謂好消息也
方正孝作辨疑感曰不善孝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為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誠可前古撫其遺失孝匪疑不明而疑
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為善孝

秘密洩洩

秘密 附洩洩

劉蕡曰按春秋晉狐射殺湯處父書襄公弑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知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
上漏其情則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不敢盡其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馬成之戒
李新曰昔湯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殺射處父于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曾
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乘儀且為容之仰私趾之高不可現也而易則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拜志在內也而可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
生死天下之士未終其機而人已避而合之矣况不密者乎
杜軾告于神宗曰智者所當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
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
今所當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聞數亦可謂拙謀矣
劉向告成帝曰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哉事不密則害成
聖人有言曰言以泄敗謀以密成朱子說虜人有謀聚於一室全不言用一物畫地以謀如其雅決則便出野外無
人處商量朱子又歎孝宗詰洩文字之罪而拘於親罷不能窮治
劉珙告宋宗曰天下之事有其宗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宗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
田子與濕子登其南望不言而濕子知其伐宋魯桓公謀於室而口訖而東郭垂知其意在於伐莒曹公下鴉
筋而楊修知其意在於退師

遠謀深慮

遠謀深慮

司馬光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詩云惟彼聖人瞻言百里惟此愚人衆枉以善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近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朝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近也且矣○其教潛於九天地之中而其機變乎呼吸吐嗟之頃○沉機宥密

劉彥陵曰謝安奕棊而敗符堅新流之師寇準飲博而挫契丹傾國之眾其精情鎮物也

陸宣公曰備遠者必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尚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謀細

古曰怪小失多慮買不處溺近遠遠中人而非○副急近刃規画如并

公論是國妖

公論 附國是 妖言

嘉定間真德秀曰天下有不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百世猶一曰者公論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猶壞
 人紀敢為而不顧者能使公法不行於天下不能泯沒存於人心善乎先正荆安世之論曰公法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
 所存如何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法也雖以王安石懷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
 法也雖以秦檜之擅制專制而不能阻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此理之在人其可畏也故善為國者
 畏公法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公誦衆咻之中
 朱子寄陳侍郎書曰夫所謂公法者豈不曰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可同是者耶誠天下之可同是也則惟無一人一民
 之私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耶惟其不念乎天下之可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而誘之必刑
 以督之然後足以劫制夫不各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今日之不識所為若和說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
 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異議何自而生耶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強為之名号曰旺是假人主之威
 以戰天下方且辨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近之矣昔在夙序之
 初王安石之徒為其論矣其後章蔡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朝議於退而語乎家一言不合乎
 此則指以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旺是即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此時者而卒以公論不作馴致大禍其遺
 毒餘烈至今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率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
 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者哉○朱子與魏元履書曰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听之使人
 憤亡似此氣象規謀如何抵得當天地間自有箇公論根柢是非之天芥於所同然之心不容一日泯滅而伸而行於上則治屈
 而盡於下則亂故國家置論思之職諫爭之官使之主一國之公論而伸一代之直氣
 真德秀曰公論旺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為人公論埋盡不可以為國今之朝者是非取舍之間必曰物論如此如

彼臣切揣之所謂時望者皆出於物論清是之選盡由此然而宰相不主管也聖明不講聞也是之者不必比皆是
非之者不必比皆非用之者不必比皆賢舍之者不必比皆不肖唱之者不知何人和之者不知何人是特德亡德亡者耳一有
揚清激濁摩厲利害之論入於其間則其叔牙突兀被人笑惟又甚矣亦有無甚是非而爭之太銳無甚利害而
講之太詳無甚賢否而別之太精連章累牘大叫亂聒風聲雖感裨安在補
必以多寡為勝負而一惡異議之作則曹氏之代漢不得有孔融之正色秦檜之擅朱不其趙鼎之強魂
哲宗時蘊頌曰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大道也此道未嘗非顧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
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上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肯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故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
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故遂致黨禍
朱子曰至今之道不行於上故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是務
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議必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如將傾之屋輪輿丹雘雖未負其有變於外而
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
朱子嘗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曰世間有種却
是妖言如葉夢得字文虛中云所為極是亂道乎曰持論每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辭雖前輩
亦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呪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孝宗初杜莘老進三說其一定味是
明憲宗時中官八阿丑善詬諧有方朔之風一日於上前作醉人醜酒伴為六部差遣狀禽精擇之得人向其姓名曰姓名論曰公
論如今無用次入向其姓名曰姓名公道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入向其姓名曰姓胡名塗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得去
朱子曰歐陽子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宗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
時之毀亂而惟敬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

廟議 附廟筭 新議 二論

陳亮曰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者既定而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
在中書則舍人封徽之在門下則俗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糾之以所以立政
之大禮總樞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朱子曰周旋回互底議論最害事
牧翁曰懷顧忌則事類於寒蟬職機則人托於鳴鳳彼等我洛朝繇暮路
夫群議可齊乎則遊五都之市者獲璫璣之珠其聚之者私也群議可執乎則造九遠之道者多失道之憂其眩之者私
也故謀出於群則甲可乙否俱云予聖斷成於師見則此瑕彼瑜較若畫有新者則芻蕘之見亦廟堂之石也無新者
則盈庭之議亦道傍之筭室也考古鏡今百不失三五之前豈無能議新者審而紛紜息也炎列之沒也豈不於新者之
寡而成功者鮮也文學曰可大夫曰不可倣功者征之便偃武者矣之便宰相曰法可新而眾君子曰法可不新彼其論互
猶互薰而其主朝林蒼晉然則非無論之尤而無新之尤也誠如金城之議充旺以苗也家許則羌胡之魄可奪
淮蔡之議晉公以師戰專制則雪夜之城可入澶淵之役萊公之親征舊策則退虜之勳可奏借今詳真義生朝無師
新雖欲持券而責效不得抱奇而吁乎嗚呼今天下東珪之彥駕言稷下之古借箸之英各樹堅白之幟果何難
於哉顧倡狎見之謀者眾以為露長者錄則短者怒訟言角之矣排前人之謬者眾以為賈怨者多則賈怨
者危厲階矣議者賭其利听者賭其害則舉害以抑利議者其位尊听者其秩卑則勢高而议行是非舛
於倒置而成伐隨於猶豫則朝令之上可後于札斯乎故主之以宸衷察之以宰輔破嫌疑而俾益其謀後歲
月而俾臻其效上無隣父之誅下無滅胡之具四臣成名而為沮吾之變典樂而不為偏听則將克國唱籌善哉冠扶
籌駮烈曠史冊而议噴室者嗟退矣
使眾人謀之而我因而新之使眾人议之而我因而令之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故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朝

廷群策輻輳而我為之較及以低仰而我為之權故曰謀欲廣新欲狃

履之九五曰夫履貞厲程子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說雖葛藟之微必

採可以為聖○朱子曰只說得箇頭勢甚大下面又空疎

宋高宗時章誦曰伏見朝廷全盛之時尚書為外省受之四方訟牒都堂在禁中收天下之政事夫夫之以職任往來於四方

與夫省治寺監以職責達白於宰執者並辰詣都堂朝服謁見於是宰執受其事自察其人才可否僉議乃為進退

自朝及午閣天下之務不少置也通者雖有故省而日規全茂宿徒僅能應酬文簿無暇省決左右司有所稟議遂巡

而不得前堂吏抱案牘咨且戶外而退雖有經濟才猶倫之志何暇措意哉○室中之語不宜同異

朱子答葉正則曰孟子自許雖行伯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波濤邪道四種病知今之學者不

唯不能後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病中欲便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兵豈不誤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每病難立者正以嚮天俯見之言而略公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四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味之後寒洩艱煩現此論此老肯中殊

不草正言如農之有畔畝然可尋流言如飄風不知其何為而來矣空言立論箴弄於頰舌絀筆之間朱子曰如盲料

亦誤中也

議論不感於新奇不亂於傲幸平正明白顛撲不破眉之馬較量曲直有同鄰家婦子爭狼拍掌呼喚之態者

退溪與奇高峯書曰下晰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條猥繁往往以時搜採先仗之說以足已爾此與孔子入場

見題獵故宗以對逐條何異假使十分是當宗於身心無一毫貼附只成閑爭競以犯至門矣禁況未必真然耶

朱子曰不知學者立說冒冒不親勢而緊着持論側僻不端的而至確○議論痛快其所謂捧茶痕一摺一掌血者

博採羣議 附浮議 訪問

大天祥曰昔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禦天下十分之九究其徑訪大要則曰集思廣忠蓋令眾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

已獨其心曰役其耳目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以三其才之不逮哉

朱子曰浮議之至全未息哺哺舍侶日以益眾

四柄無寄而朝綱渙散有非茅尾無王人爭入於言區區具曰于暨各以私見馳騁而橫議至於牛馬童年四柄

少見皆欲預論朝廷是非朝廷不以此以政亂於浮議也

自古為王者必有執政三公統之卿之提庶司貴以臨賤下以政承上尊卑有序紀綱收張令則不付朝更多張是非之權莫適主張亦

博採羣議 附浮議 訪問

問訪議浮議

大少不相管攝朝紳千百之心謂浮議不知其所自來始者威終至於動搖在堂波盪甚則列朝靡其莫敢相抗

浮議之權重於泰山銘於鋒刃一觸其鋒則公卿失其尊矣後失其名僅禁無所用其辯責育無形施其勇終莫如可

以也吁之異矣由是下而陵上賤而蔑貴人各自用紀綱板蕩不顧義理而在而惟規浮議之勢而已噫政在全閣尚云憂亂

况於政在浮議者乎誠千古所罕聞也譬如方斛之舡泛溟渤無人執柁一任風浪終未知其泊之也

朱子曰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時王安石嘗呼神宗乃以問神宗富弼元佑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

純仁高宗中與內外九使德然無一事不採人言連交四年嘗防禍矣夫紹興初年嘗使民併盜天五年則令前宰相各陳

備御之策多八年則令待從各上議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術運專斷為神願以疾謀從眾為得在九於

天下之心而建長久之策也

晉之六三曰允悔亡程子曰允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海上古人云謀從眾則合天心亦此意也明成祖喻侍臣曰

天下至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然後得之

損去五百或益十朋之電弗克達元吉傳曰眾人之心論必合正理雖然電筮不能達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云謀從眾則合天心

楚狂王謀朝事而群臣莫能遠退有憂色魏武侯則退有喜色君子是以知楚之取諸人而魏之自用也陸子靜曰堯舜之聖詢于
禹堯舜曾子之易養蓋得於執師之童子家九百的得吉首尚於理雜婦人孺子之言所不爽也

是非 附曲直

易曰雜物撰德辨是非胡雲峯釋之曰雜物撰德如屯下震物為雷德為健上坎物為雲德為陰下互坤則雜物為地撰德為順美上互艮
則又雜物為山撰德為止美亦可以辨是非而易愈備矣

朱子答陳同甫陸子靜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就事論理可也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
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之意然後可以就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案如治疑獄者當合其心
非謂便可改曲者謂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向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听兩造之辭旁求三五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
當耳今以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問暫置其是非之彼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不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曲直
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認也哉

直曲非是

又曰遠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錄為全認賊為子而不知其非也○朱子曰里中白不如白中里
牧翁曰余聞群火之虐論也群火不識珠見兩虎焉以為珠也拘而藏之俄而無餘質矣有大長者富有室珠群火相與持曰此虎也非珠也雜
然捨而去之其豎者則又咻曰果珠也安知吾昔日之虎非長者之珠耶長者目了然自信其為珠群兒論虎為珠論珠為虎喧嘩聒耳都盧笑
而已今之某物長者之珠也以為隋侯以為泉客其光可以照乘而其餘可以彈鵲其珠不為虎不待有目者而後知也然而群兒之虐論
日喧嘩而未已群兒固不能指虎而亂珠而抑將假長之者以蓋虎也○凡事有是有非君子所為三要成孰一箇是而已
恭昌向浙史張濟言是非不明則爭明則爭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安人甚至不能自安則亦何益之有
古人有言曰直者操筆不待累之讀之如破竹投斜反覆復自中節自曲者雖使假辭於子貢向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
調和食之於口無可愜○在我權凡衡不定而欲論是非長短未有不差矣

是非曲直

世或有逐臭之夫以為天下之好上莫加於此豕黍稷之馨不足以當之入見而之者不過謂之曰臭者人所共惡而汝痴好之汝殆失
人之性矣唾而去之其人或知羞赧而更復天此無他辭不費而理極至也其或爭論以為臭之質如何不可近其所以異於黍
稷之馨者為如何也然遂於豕困澗之間曉然於美惡際穢之辨其心介其說錄彼以是非注來無端既不能有
所化服反不免於喪已天下此之癡人幾何不狼藉沾沾而為人所笑也

朱子曰凡事都分做兩過是底故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則守而勿失非則去而勿留此治身之法
也治家即分別一家之是非治邑即分別一邑之是非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也○人在堂上方
能下堂下曲直○陳子曰是夷齊者非盜跖距楊墨者進孟子

又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造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
親之道復是事君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簡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淳淳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也○其是非取
舍之極則自有尺度存乎其間可見吾中不草矣

又答劉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兩立故古之聖人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胆亦如汝更無回互若信得及相與俱入聖人之域程子答
朱長文書曰夫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是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孟子取譏焉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所謂
億則屢君子不貴也心通於道然後能下是非如持枰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朱子與甲侍郎子真書曰天下只有是非是非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
可平之理○品節推黃針骨骨如麻如爬痒
問是非自有公論朱子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便又有一箇私論以却不可不察○凡事未
求是無洛弟二義若未求其是是則便是不善

柳州身揚海之疏曰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非是則子當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未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尊也
是非交互彼此牴牾
古人曰上善事無是非中世有是非而無好惡下世是非亡而好惡作視今之世界如何也壽子之相似而惟其母知之玉石之相類而惟
良工識之

爭詰

隆山李氏曰天下之理華則必爭同人之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墻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又抑之所以爭也嗚呼
出而兵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中必知阻不爭易者殆不可以處世

朱子曰向來講論之際諸兵付之曰自有我自是之意屬色吝辭如對仇敵無復小長之節禮遜之容蓋吾切啖以為正是仇敵亦何
至此但現諸兵之氣力方感未可抑以尾辭取信因嘿不言至今帝不滿也

朱子寄唐侯之書曰顧今日之非多程氏外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其人尚談清虛則並攻老子事修備戎
則兼詆釋迦曾讀三徑字說則攻王氏曾讀刑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自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營
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呈其說或遂真為道多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慮耳○橫渠李堂及牖右書證
頑右書及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政頑曰西銘及愚曰東銘

朱子啓陸子靜書曰顏子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宗若虛犯而不較曾子三者吾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
之不習其智之如彼而其礼之早如生有一毫自漏自足強下取勝之心哉今以鹿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肖暫置其是已非彼
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却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
不是處正使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而又不能無病乎
用戈擊于歟之謂戰力以贖之之謂勝凡天下之間有氣而相推有形而相軋於是乎有風而躡星辰而闢日月豈嚮者自

爭詰

含血戴角其見犯則校可勝言哉以人而視之由猶撫劍而疾視等而上之至於連百萬之衆殺人盈城終不餘力而求勝
是固不愛人而愛己非君子之所宜言也舍是而進乎技矣則有白黑而聞机權朱墨而較貴賤不出房戶而有暇
豫之樂是以遊閑公子者務之人猶以為小數則復有治文采飾藻繪以共馳逐於術藝之場幸而出於人則比之一戰而伯
談者猶以為未則古之人有枉矢啗盡賓主捨投多馬既立跪而飲不勝者又有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左射驕虞右
射鯉首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撐眉弩眼原頤流涎

莊生曰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資聚然後觀所爭欲惡之端利害之塗樊然淆亂如吞敵中智以下誰能免焉
惟在上之人一統類各創量辨上下以定民志而已自羣后德讓而虞績熙小民敵愾而殷道喪三代以下治亂之
故多矣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戒不來何由不滅噫使後之君子常誦斯言則其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必
不至若是之甚而國家之亂亦何自而生哉○君子谷虛澤甲冲讓而不爭小人風奔波競聞狼而務勝

透澗

伎者以透澗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崇經隆禮其君臣上下皆有澗大悠遠之意而天下莫得以名也至
周衰諸侯務求近效旁遠捷出以便目前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管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
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向陳則曰道宜之事聞之矣齊景公向政則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
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死其向答議論無可施用於當世者竟辨文武之遺文既不復施矣乃更區區之修補其廢
墜而又奔走天下之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時之人相與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泥之雖其內人弟子亦
有以為透者其後孟子當六國患秦之日又相與殘暴其君臣尤為卑陋計功於浮誠之內而向計於向謀之中然孟
子告之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况其行之乎務以翼贊孔子之意而力操其必不可
從之說夫孔子孟子所謂透澗之最而後世所以有透澗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夫所謂透澗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

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其學自不如學校其措於

事誠若漫然而不足效
蜀之蔡生安生告於曾子固曰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子固自顧而笑曰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於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固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近之亦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改且得重罪庸罪止於笑乎

治平中上謂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知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闕况光宣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言語 附言行 語默 謹行

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咸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易象所謂艮其輔以中正者是也

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古語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此言言可無而食不可廢也楚君子時然後言則何不可之有○聖人千言萬語令人能體認其事○言者不必知之者不肯言○工於古而拙於今

陳氏馬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鏗駘人必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亦為廢鍾鼓矣○說得口津之底沁出○為學子當從不安語始

近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苟皆自膏脊流出非徒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比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考者則不能耳○君子理契于中不待已而後言不當理無用乎言○凡人言行必以忠厚為主

方遜志齋曰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不足思謂一言而有餘者無事乎言萬言而不足者為無益之辭○夫言者所以設教也孝者因言而見道○得無事乎言矣孔子曰子欲無言聖人與天為一故能不言而教

言語行

夫心不異口口不異心者君子之常也惟存諸心不出諸口最為有味○無味之味不言之言其至矣乎

言者心聲也故心定者言重而舒心不定者言輕而疾心之不安由於不能知止故也夫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孝者慎以知止為要

蘓東坡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愚謂意盡而言止者未必為知言惟言止而意不盡者乃可謂至言以聖人之言為尚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而舒心不定者其言輕而疾○俗語近乎市儈語近乎娼諛語近乎優士夫一涉于此損威重

乾之九二其德威矣而仲尼繫之不過曰庸言之慎庸行之謹聖人之道亦言與行而已

言道者如言夢所道者如聞夢言夢者如此金玉如此粟帛言者不能取而與人听者不能受而得之故也如愚君子之理也如青天如深淵如泥塑其語也如珠玉如蕙蘭如鐘鼓玄天聖之而不見其所降也深淵臨之而莫覩規其所窮也

泥塑對之而不覩其情容也珠玉可用為珠琉璃瓦可用為董潔鐘鼓可薦於天地不共其珍歟哩而如枯朽語而如俳優吾不欲規諸○感之象曰咸其輔頰舌膝口說也張中溪曰儀秦從橫其說即膝口舌也

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閑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閑矣非謹而何○邵子曰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

客有問於愚曰子之言則追古聖而師之子之行則混俗士而使之是何言行之相悖也余曰言何謂師聖賢行何謂混俗士曰子之言則必以曰道曰德曰仁曰義者為依故焉子之行則必以曰功曰名曰利曰氣為求望焉道德仁義則聖之階聖也功名利

言則俗之為俗者也豈非相悖乎夫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其心子動於功名而容喙於道德可乎余曰子惡知我之言與行乎客正色曰子之出乎口者非孔子之言則曾孟程朱之言也豈非追古聖乎子之行諸身者一則求科名二則求功利三

則求顯貴此豈非混俗士乎余應之曰夫言者積於中而發於外者也行者作於身而動於事者也無根之言不能久無宗之行不能誠如吾者欲孝聖人而未至者也聖人之道非欲自善而已將欲推吾善而以及於人也夫推我而化人者非聖人不

十

語默謹行

能也雖聖人不得位則不可也當今之待其位者非科名顯則不可也捨此無門則吾將安故吾志則欲退聖人而欲待其位者也得其位者非私也乃公天下也欲退聖人故其言也孝聖人欲得其位故其行也魯俗士何相博之有哉○朱子曰言將於行而終不知其底止

和踐言之難
許魯齋曰人君不患不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則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向益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向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懲未嘗乎平日之言行與凡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裡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安世士人也其交友一家之親一鄉之眾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况天下之大凡民之眾事有萬變自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而酌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

朱子曰夫子曰不孝詩無以言先侯以為心平氣和則能易係辭曰易其心然後謹謂乎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曰凡為人之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措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而求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

程子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善言在口善行在身○朱子答象山曰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

吾聞聖人之言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行乎哉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不侮未有信益已則行乎以宗則入信之未有已不信而人信者也忠宗之謂篤嚴畏之謂敬篤厚則不偷恭敬則不侮未有已不侮而人侮者也忠信則信篤敬則誠立故謹其行者先謹乎言易曰忠信以進德信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正孝言歲曰於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善為噍用乎世為成敗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於言也可不慎哉

又曰夫萬仞之淵方其靜也沈淪涵蓄不振不激泊乎無畔盪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朝決而為川達乎江河祥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涸而終日汨汨如溪澗澗滄之為則不常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為

言語行語行語

十

貴而於不得言之為美道充於中不得已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言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皆為天下準其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亦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辯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

又曰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於側皆瘳其用而人不怪及於子家聞兒童呼於庭則止而禁之然後知語其嘿之說水之聲從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呼出於人故人惡聖人之於語嘿豈有他哉出於天而於不得已斯可矣道誠宜言也雖後曰言誠能非之道誠宜嘿也雖一語盡人猶以為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于嘿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心偽而天誠者無窮而偽者有時乎改也

又曰僕之進臣陳平之陳口材窮天下而得信乎居取勢若不能出言孰不能鄙其本詞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待信也○管子曰言于室滿于室言于室滿于室○程子曰言而不自欺誠甚

陸山李氏曰人所見於外者不過言行二者在下有跡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類以象其言所以明良之義則一也

又曰昔者視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辯說必深折而重折之明足以僥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任為孝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矣孔子之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視我國之際天下之士皆妄道徒仁義而不修以口舌廢功世主而觀勢亦柄大者公之國小者自余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俗出於斯道之外流於列國鄙鄙証氏敗俗之故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和之天凡亂之生必有其始也苟或天之恩必至於以人殉葬象著之弊必至於淫全穢室孔子之教人以易易於言而固守至於以口舌從橫之辯而止夫言豈可苟哉○掉頭欲吐到口成吞 不害戎好之極 先行後從

朱子曰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實固固有才交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直言之序者有甚事一都一有說了宜降權之徒不說而文帝謹讓未遑易曰良其輔言有序悔亡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聖人之意可見矣

韓退之擇言解曰火淺於微為用且大而其效而不禁及為災矣水於深為用且遠而其導而及防及

為患言起於微為用且博而其縱而不慎及為禍矣
柳州曰無之而不言者土木之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十石許靖因言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

方正今日世俗之文曰申曰而行申曰而言騰曰類播簡牘而誇乎人者知非不博言非不華而於古之季末也何

哉為其汎而無本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
許曾曾曰今者能文之士道雖賢之言如出諸口責其寡則霄壤矣豈可以優孟為真叔敖重耳之事耶
朱子謂門人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困倒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為多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

說道透徹處何止寸之功也○伊川遺書曰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遠如天
近如地
又曰昔見徐侍御致立三言三子性於立位一前曰磨蕪堅竟不曉所謂後竟得乃古三緘之類也此書於

腹曰磨蕪堅謹勿之巨最恭檜之禍也○董仲舒策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
近思錄曰謝顯道從明道於扶溝明道謂之曰前輩在此相從只是季穎言語故其心不相相應蓋差行之請

問焉且靜坐 不斷口為鑽骨之行
方正子曰士之為孝莫先於慎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絛縷也木之有本馬之有足鳥之有翼也
聖得之而後為聖賢得之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改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
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闔國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義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有
不掩則人視之如污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賊之如大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意之所為者而矣

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
人之同情聖人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季道之士禁制極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澗衣藿食黜好實欲終身
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

劉韜仲問朱子曰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言語之間告之此而外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孔子曰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答之於踐履事為之序也

方正學曰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夫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與言其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化不待令而從者顏子是
矣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辯之名而不辭

易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朱子曰庸言庸行感德之至到這裡不消恁地猶自問邪存誠便是所教亦係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
可見之行也胡双湖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見之行事矣蒙之象曰累行育德莊子曰山下
出泉其六承散未勢未達規其勢之未達則果行現其六之未散則育德人畜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魏鶴山曰天在山中此
則心之休也聞一言見一行雷聞而近思明辨而篤行計所以畜其心之德坎之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凍水曰水之源也習而不已以
成大川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節之象曰制度數議德行王童溪曰度數所以為節也至如德行則存
諸中為德外於行為行隨時令宜無過不及則為中如禹禋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
道異之其善講德行也歎小過之象曰行過乎恭暴虎馮山曰人之行恭過則為而君子以之者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
矯父考之以循矯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宗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位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喪表

君子 附長者

長者 附長者
陰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在上陰柔之主則柔不附而順之無所於遂則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無悔臨為二陽之
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匪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啟妹為祀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無悔諸卦六五又

君子長者

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君上之体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也云耳○存於身而不為身累行於心而不為心役行於世而不為世移行於事而不為事礙者其庶乎君子乎
王荆公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以名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曰貞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宗予之而心服之
方正子曰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博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八人在漢為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才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責之漢之天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情淨寧謚萬石君之父子謹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近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諱而易窮也彼了了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詳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小息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善之者未久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智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為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長者其諱情而不止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有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

真偽

息齋余曰自有盡事而大臨之而可視之而可合之而貞歸所謂忠信之薄而詐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利之而復則真宗獨存而無妄矣○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况人可容偽乎故言偽則人惡之行偽則天棄之夫人之受是氣以生也乾健坤順而已矣分而言之則水火金木而已矣求其陽奇陰耦陽變陰化之原則做於無極之真而

假之亂真

已矣無極之真難字名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所在乎故周子作太極圖亦曰無極而太極蓋所以發太極之一無極耳在天則其真也渾然而已於風動雷之前也在人則其真也寂然而已應事接物之前也是知人之生既真也惟大人者不失故能為大人耳非大人之從外得也事君盡禮非誦也真也辭疾出而詐也真也今也移勝而不用術以相傾用奸以相植反致求全之毀者累之有之其作偽者不曰曰拙乎 緣飾庶益東塗西抹孔子曰汝為君子依無為小人依君子小人之分不過誠與偽宗與名之間也誠宗者真也於天理而自然也於中而無飾也言非有為而必顧行也行非有為而必踐形也唯之於敦厚而去其華彩也襍之於滯遠而貞其笑也屋漏如稠廣也宵寐如白也卸墮婦寺之談不出於口也營為財賄之計不萌於心也衣弊溫袍而自視若冠冕佩玉也飯蔬飲水而自視若列昇方丈也其居如此其動如此其事父兄事君至於夫婦朋友一如誠與宗也則不患其不為君子聞然而日章矣偽者不然治其自也以媚人為務治其言也以動人為得涉獵古今為博也滑稽趨走以為達也外為踈濶而遠於俗也陽示間諛而傳於士也安於自欺而異其表也幸於瞞人而售其奸也法直以惑眾也幅傍以悅世也凡若是者其能不一故以宗之賊而程門日以持教以槍之奸而康侯不能不感後之觀人者其無蔽於名宗真偽則幾矣飾藝文奸諱公取鬼面前做好而背後作非以白為白者真也以白為黑者偽也其真其偽童叟立登而警者憎然以鐘為鐘者真也以鐘為磬者偽也其真其偽金園即下而斲者迷焉有所蔽故有所惑小蔽則惑小大蔽則惑大小蔽者黑白鐘磬之類也大蔽者天下國家之機也以賢為邪以邪為賢是偽也何異於以白為黑以鐘為磬耶人君或不之覺甚者莽為偽周公而頌莽偽德者日進排為偽文王推排偽烈者日至桓温為偽伊霍劉裕為偽湯武偽之害且勝道哉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歐陽亦善之歡極老泉與之遊老泉飾不與之交作辨奸文一篇其畧曰王叔子見夷甫曰譙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虜祀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可以可見者

立

夷甫之為人也容貞言詭足以欺世而盜名然使晉無惠帝雖夷甫百千何足以亂天下乎虜犯之姦亦足以敗國然不存無文非德宗之郵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三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夫有之行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諛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生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虜合為一人也以蓋世之名而洛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也老泉死後三年其言果驗○枉正敵謂門生曰士君子立身行己當復中道不宜矯飾之過宗則正于偽自古人君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哉惟其辨理不明私意或蔽則以小人為君子以君子為小人終至於我害忠良崇信奸回敗政債國迷不知悟者何限蓋大奸似忠大諛似信若亂苗紫能亂朱諛佞之言近於愛君朴直之論近於訕上治古昔欲矯俗弊者或近於善事清帝守故苟安姑息者及似乎識務守正不撓難進易退者或近於驕蹇依阿取容持保爵位者及似乎忠勤同心同德恪恭王事者或近於植朋利益交誼自相分裂者及似乎無量明白坦率者近於迂闊邪曲深險者似乎沉厚敦行宗德近于木訥巧言令色似乎處智此君子小人之難下而克其以莫懷者也 相對胸目敢為軒辭掉舌之際顧睥而顧洪今之人不敏行植節而詭以節行自名則足乎登龍乞壻之道而讓尊官以為潔矚目乎輻張踏決之行而立矚域以為修蓋擊乎希世度務之謀而逃赤墀以顯節操臂乎賣友食言之事而指白日以誓心 程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若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偽也其能久相有乎 朱子曰門前擁飯而厨則撈矣憲表糊綺而寢有垢矣○經世書曰世亂則綠之士众飾德鮮不敗事 朱子曰外金內鉄交黃秉青好善而陰有不好者拒於內之惡而陰有不惡者授其中 飾瑕以為瑜焉所掩也花言巧語歸於外金貞玉質蔭於中○矯情飾讓徒取好題目自責而已○布被為險而始似真 吳臨川曰世有巧偽之人險也而言易燥也而言談貪惡也而言用虛○明邵賢曰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孝

真偽之亂真偽

後漢徐幹著考偽篇曰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詩張子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下而從之者多也今為名者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雜見世言之非也聽之雜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托之于疾固求以合众托之于仁愛枉直以取托托之手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手畏人多識流俗之投魚誦詩書之文托之手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譽托之手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托之手視風坐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雜獲托之手能靜早屈其體輯柔其韻托之手温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托之手希立其育童蒙訓之以已術托之手勤誨金玉勿待以神其心托之手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宗則不去也可以獲宗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之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之亦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托比類足以充之文辭祥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出而如明敗而如正考其由來則非克勞之律也核其由出則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諂而不度窮濶而無添不可徑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俗夫之傑也然中材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而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截牛之角而指為豕雖庸必駭染鴛之羽而指為鳩雖瘦必疑 萬章向孟子曰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愿矣孟子曰子谷以鄉愿諷狂者曰何以是謬也言不顧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又諷狷者曰何為鄉愿之諷也曰非之無非也善斯可矣閻廷福於世也者是鄉愿也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非也刺之愛刺曰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众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克弊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惡其乱苗也惡佞惡其乱義也惡利口惡其乱信也惡邪僻惡其乱禮也惡紫惡其乱朱也惡鄉愿惡其乱德也君子反往而已矣往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盡邪慝矣 鷄胆鳳毛桃棠梅味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德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愿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

是而非惑人之非也絕之術無他惟及徑而已○面阜獲者備奉其心貞稷契者擇其行
胡氏曰天下之理至五徑詭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徑詭孟亦可謂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予人克辨為天下得人
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應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已附者資為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
者說馬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辭管叔囚於降霍非為己也而手刃同氣者
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利好貨則培克取欽不知犯極曰召公闢國則窮近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
錢貸民而取其息曰歲不其典滯同則亂官畜貨而自為市有父之怒忍恥不報則曰春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
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非皆為笑曰五徑詭孟殆亦奸究之藁索耳○鈕工感鈕之似莫邪
玉工眩玉之似碧虛

西方有數名曰騶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入以其文之似虎而處以為其虎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祀出則天
下交兵入以其羽之類鳳而處以為其鳳○蒙人衣後視之皮蹇駢而功龍駿之何
新鈕以諄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室○雕朽木而斲鉛刀歸孃母而盡土人

務實 附虛實

温公曰周書曰若梓材既勤樛劉惟其全且曠此言為旺家者必宗而後文也夫安旺家利百姓仁之宗也係基儲儲
子孫孝之宗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宗也和上下親遠近宗之宗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宗也詰姦邪暴亂刑之宗也
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宗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宗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宗也選勇果習戰聞治兵之宗也宗之
不存維文之盛美無益也 坎中宗而為子信之象難中虛而為文明之象

朱子曰宗聞有對名而言者謂之名宗之宗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宗之宗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宗之宗
書曰則商宗九峯解之曰旺有人則宗矣商之能宗蓋以格天又宗之臣矣孟子言不信仁賢則旺虛是也

實虛實務

學者有宗心則有宗德無宗功則喪宗得自有不可掩者○易曰昂有宗傳曰昂之有宗猶人之有才

陳蕃曰旺有三空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是謂三空○羅豫章曰三代之法貴宗而不貴名後世及之享旺與治安尚
人君為政只在務宗所謂宗者宗用其功而不事文具之謂也本之於心為宗意修之於身為宗德行之於事為宗政有是
三者而應天之道得矣 擺脫虛文專懋宗德以誠篤特以悠久使近小之說不能搖奪大為之志無不不應或問務

宗之要張南軒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宗事親是也義之宗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宗用
問明道云中有主則宗之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妄之則邪不能入身主則宗之則物來奪之而主不同何也曰
有主則宗謂有主人在內先宗其屋外之客不能入故謂之宗有主則妄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在故又謂之妄朱子曰術意
則千段雕績徒列眼界務宗則一塊寶珠真在眼中

蒙之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宗也程子曰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人也蒙以陽為宗旺以賢為宗斯義於可見
宋太宗時王禹偁上策其一曰不貴老名以戒喪益建炎中胡寅上策其一曰務宗效者虛文詔典中程頤奏十事其一
曰責事宗尚穆公辛次育亦言救世之弊在先責宗

好名 附虛名 名實

朱子於鄭景望書曰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慮隅毀頓其弊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裡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夫君子之為善非有意於名而名自至故名者固不可避亦不可近古人云欲避善名善名之避是也
獨不見情者予一手卷著身病致敗今欲將大庭虛名動一時現而不得宗用正是一虛着手寧可不慮其敗局乎
况近世士林之禍卒因虛著而作覆車在前故謹進者尤難進步猶聞浮蠶之徒動以小已而後乙己目之此乃載禍相
十三餉之言○程子曰有宗則有名宗一物若夫好名則徇名為妄矣

好名 虛名 名實

夫人有歸智矯情掠奪造偽以得名者其陷於禍敗固所以自取其有稟積而華芥形大而詳宏德充而亂溢者名之所故謗亦隨之或因而不免焉斯可益以為其人之罪乎古之人有云有欲避名與為善之路今人之於人顯斥其為善公排其向孝惡近名也戎召患也至於為善而自急向孝而中廢者其自謗亦甚矣嗚呼孰謂治病之劑而反為迷人之毒乎

謝上蔡曰懷固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柳州曰許靖以人訕而致三公趙以虛名使趙括致有長平之敗晉以虛名用啟浩竟見山桑之敗○漢奪呂申公而大失望後漢強出樊英而大貽譏

通書曰宗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直德修業茲子已不其務宗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其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朱子曰宗脩而益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益宗脩也善故下處

陳搏謂神放曰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柳州書曰駝駝之資聖成名之基邵伯溫曰為人君者能知克弊之名為可好則莫不朝為克弊之好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克弊而已為人君者能知獲契之名為可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獲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也

又曰好名之人於道雖為未至與夫見利忘義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由矣明何喬神曰宋季三代之上猶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猶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匍匐于宦寺之前以求義官乎 宋名茂宗緝之若日星山斗人得以知以誦也

蘓東坡曰名者莫不論天下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而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廣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所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也

好名虛名名宗

又曰宗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宗也有名而無宗則其名不行有宗而無名則其宗不長

呂東萊曰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宗先取之以名以文季之名至者吾從而登之則董仲舒之宗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從而登之則劉向之宗谷永之偽皆可見矣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宗也善為治者以名為宗不善治者以宗為名特在用之知耳名何實於治哉聞漢宣之綜核名宗矣諸葛之徇名責宗矣名者政所以責實之具奈何先去之耶

方正學曰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與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言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趨盛之門寒者能復之溫餽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能欲使一人稱其善終不可得願四原惡皆時窮困厄之士食無糈而居無序其勢不足以誑諛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公不可以利勢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與一國之不與之一世之所予天下不子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有也鄉之人曰此旺之人和之旺之人曰此天下之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

世君子稱之者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有也故名諸身揚于眾人而傳於後世豈不較然王命州曰藁石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藁石之罪也故君子毋求之於名以為美而遽沒之以為惡而遽之

魏帝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君勿取有名之如畫地作餅不可喫也毓曰名不足取異人而可得常士帝士畏教慕善並後有名但虛有以驗其後耳

毀譽

毀譽 附好惡 愛憎

嗚呼萋菲之文能成貝錦者善謗之過也白璧之金消為鉄兩者眾口之鑠也吾能悔過雖復其性奈世人之毀我何言已復謂曰天地大鈔也造化大冶也萬物冶中之金也大冶之鑄器也方圓長短隨意所欲雖良金不逃乎大冶之手矣金若自躍曰我必作某器則此不祥之金也是故毀成彼毀彼成此而金無喜憂於其向者不能自主故也以此推之造物也成我而何喜於彼毀我而何怒於彼哉世人之毀我者亦造化之所使耳彼人之所擊者不

毀譽好惡愛憎

怒氣瓦者擊人者非瓦之罪也為人之所刺不怨莫邪者刺人者非鈞之罪也是以治者以鉗錘毀罪亦以鉗錘成罪而究不喜怒之者非二物之所為故也
方孝孺曰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今人所愛可以信其賢乎眾人之所憎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然則惡乎漢其時之君子乎蓋恒人有眾寡君子無眾寡故通齊咤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稱取之而齊人之言皆齊眾誣而孟子直也私勝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稱斥之而滕民皆以為私私而孟子公也○蘓東坡曰士如良金玉帝有定無定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
孔侯之子人皆以為好殷紂暴之無益之女人皆以為惡者紂樂之好惡靡真孰知其真嗜也哉無益之醜不以各之樂而蔽其惡孔侯之義不以殷之暴而失其好乃知好惡之在我而不在人
人於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言則必得毀譽固可畏得譽更可慶古人戒後進之言曰今日人主前得一賢明日宰相前得一善因而自失者多矣此誠切至之論○稱人之善者善故於己道人之短者短在於己
饒雙峯曰章子通旺稱其不孝仲子通旺稱其廣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善言為眾好之善言為
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朱子曰好白而不取白惡黑而不取黑非所以謂能好惡也
方正子曰人之垂名在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固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千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為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為難一世非難也後世之為尤難也各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魯而不傳於楚越也各魯誦之而楚越之人齊笑而交嘲之則并魯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達者之引言為耳達者一言曰可魯楚越之人莫敢曰不可達者一言曰賢魯楚越之人莫敢曰不賢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余嘗讀歐陽氏蘓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者蘓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潔其文就試于京師歐

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蘓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沒蘓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尊豈非相資以成名乎
又曰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丞相之唐文未能脫徘徊之習規頰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子瞻奇峯少進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神立矣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然大著也
編惡譽際 附問際

平菴頌曰乾陽生於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淵遽為爭訟之端由是規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反飯地分於七勅之間蘓史滅宗念起於談笑之頃易詭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輒睚眦相向
錯者師說點鉄成金傳會私意致語頭益將前輩洗垢索瘢扶摘微隱爭相攻訐瞻兕不職漸至罵母始婦無禁終乃批夫遂乃大口拱人肆無虛語
衆怒如火積謗如山周道如砥脚曳地瞬息之頃不知吾身已落在窮巷大壑而許多沆露沾体塗足也
程子曰凡天下至於一旺一寂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向也無向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難或惡際者蓋謬邪於其向也去其向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也嗟嗟治天下之大用也

任怨

宋任伯起曰臣聞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今日之弊不恤羣議而痛革之則三天臣不得不任怨則委任不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者在人主而已昔仁宗嘗議裁減任子齊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為

必致志誘其有以身任之惟韓琦當得君之專而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自古善為政者其初莫不有謗子產相鄭一年而謗與喪人誦其欲赤三年而東人猶怨其死焉孔子相魯投之無戾之歌雖於初政患其血和之頌旋作於化威惟吳守古道力行無度不但不怨然後民心可定也張後奏曰今天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可以勿以勿下姑進養全而安靜之難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為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剖膏洗腸之術旁視駭愕指以為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克於輕試之謗自古掉美附公者得亂常多而骨鯁當刺者負謗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乃存社稷事定之後功臣乃謂輕棄萬乘

矯時厲俗附失中之德

謹按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萬山飛氏釋之曰恭過則傷哀過則毀儉過則困而君子以之者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執此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子故萬崇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改及地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焚喪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潘端叔曰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夫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朱子曰然恒之象曰婦人貞吉從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也也龜郭氏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也婦人言天子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雍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

祖徠石氏曰晏子一妻狐三十年拳豚有不掩巨公曾謂之不知禮柳會子以為吐看則示之以儉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中過之美節之上九曰苦節貞凶悔三張仲濤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猶可也所謂伯夷之隘是也

才品高下附氣質粹駁氣稟不齊才氣

牧齋曰古之論士必先品而後才舊之在陰也鴻之于陸也鶻之于飛也潔白孤迥超然無而與于斯世而世亦不敢以凡鳥畜之○海瑞曰寧為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為天下第一品官此言最好為士者以此自礪則不落第二等矣

才品高下氣質粹駁氣稟不齊才氣

井之初有井泥不食曰井無禽糞進齋曰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人言污下不能強於為善無用於世為人兩乘現於此又知不當勉矣○朱子曰性如日先人物所受之不同如淳駁之受光有入十也

庚平游氏曰氣之所植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噓氣其名為風之不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吐者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托者物之殊形亦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風異可乎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之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馬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東方人氣質偏淺少有兩長即自足故德業文章成就者間有之皆不大皆庸即如生中吐為舉者不亦信邪

試以物喻之有質猶瓦之有坯木之有權極之形模有打造盡善而土品適中用無不宜者有打造甚善土品或疏或噴或太剛或太軟不用者有形模未善而土品得宜不既不壞不剛不軟用亦不廢者權之形模與木品亦然一則人之質美質惡不可

以形模定矣但質為粹為駁為剛為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為之質云

天道至公而賦與純駁不一非有私意於其間二五之氣運行交錯升降世來紛雜粹其端千萬於於妙凝成物之際所值之氣自不能無他取邪之不齊惟天地造化亦不奈何耳

陰陽分而有順沴明暗之雜育五行具而有多寡純雜不一以雜育之氣不一之運紛綸交錯升降世來於兩向或

相制勝或相違背或相喜悅或相攻奪千變萬化而成造化之功夫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言之雜不可謂有邪以二五

之雜育不一處言之其不能但有正而都無邪勢所必至也是以人物之生稟受之際因其所值年日月時之雜各不一而

或清或濁或粹或駁或正或邪或通或塞亦有千萬之雜各不一何足怪哉然堯舜而生朱均以警鯨而生海馬或不係於父母者先仗以為宗天地之氣質穿來為人故也耳

陳北溪曰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各有清濁之不一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滿那義理便是靈昭昭若如錄益中艾滿野清水自透見底銀花子

甚分明若未昏有水氣賢人得清之氣者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渣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芥自大賢而下可清濁
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厚了如盞底銀花子者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如澄治之切直般人會氣清明於義理上儘者得
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難說請去是又賤賈不純如此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裡面亦透底清澈但泉脈從於
土底木根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那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
味一切簡淡而為甚他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費不來是又賤賈純粹而會氣不清此好井泉味佳而甘絕佳而有尾去障
濁了終不透堂如區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第次正大資賈只緣小邪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景將理義於他
一而偏執因帶更芥不上世為二程所不為又有一般世好說道理只是執物自之一家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物
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連時若石頭橫截衝礙不暢順去反成險惡之派
又曰人之所以萬殊不齊又緣氣稟不同這氣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
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兩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厝法弄到本
教凌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坐地回春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
時如一安間極寒極熱陰晦之時多不寒不熱光風霽月之時極少取難得恰好時常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
如有一等入非常則則是陽氣多有一等入極是軟弱是陰氣多有人躁暴急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獪凶險
是又值陰氣之惡者

朱子曰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室珠在清冷水中而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而謂明之德者是
就濁水中措此珠向清所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清濁為天剛柔美惡地清濁為地清濁為知美惡也
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雜萬
變差互不齊朱子曰陳了翁有天氣地質之說是也問呂與叔之性也派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此皆

矯揉

一曰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二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自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尔若移
此語以喻人物之性大明中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却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不同耳所稟之通塞亦如此否然
朱子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教青碗中又是一般色
又曰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
器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呂東萊曰大凡人資品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鄭子上一曰人生有壽夭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有堯桀之或異然窮天
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賢愚者亦此氣也今現盜跖性惡而壽顏子性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
或有異矣明道諸程子即公憂云以其間惡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亦詳味此說
氣有清濁有長短清者為賢然惟清而短故於數亦短濁者為愚然惟濁而長故其數亦長△朱子曰美質有限學
問無窮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是也治止黃老刑名是也
游廣平曰氣之所值有全偏粹駁邪正厚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如大塊噓氣其名為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
呼者吸者若者呼者其聲不同以其所托者物之殊形耳因聲之不同而謂之有異風可
柳州與楊誼之疏曰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充辨以下皆且從自即鼻四手足鱗毛羽鬣飛屐化然後乃可為不為是
則亦人身而子氣將外之耶若然則聖自聖賢自賢眾人自眾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直理乎百年天下傳道之是
皆豈益於世稱道好事者藻繪文字以矜世取言聖人不足重也
矯揉 附成材 材之備全
牧翁曰黃魯直戒人子第諸病可醫惟俗病不可醫蓋俗之為病根於胎胎成于熏習寔多生異熟非氣力學問所可驅遣余
視海內賢士大夫風操不一若其居然不俗得免于魯直之訾警者誰耶

矯揉材材之偏全

進有徐氏曰視易之井在井而射鮒在窺而故漏皆與之悖也嘗謂人才生世自非過於暴棄甘為下流之政者皆與為善首陽剛之常資質之美者皆可與進德良由上免應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進之祿下學之場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勿時兩化之者有或使者有進財者有向者有私傲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朱子曰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澤未沐則其化速矣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或德如孔子之於冉閔則財如孔子之賜由就而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人不能及自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功以善淑艾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大或棄人也

真西山曰孔子答門人問仁者皆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賢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張南軒曰今夫物之萌者欲斧甲者欲折者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楊龜山以為如昔曾子以吾道可贊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吾道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後其德則雖存而所以成之者聖人也達財因其財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各因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益其材則教之切也○朱子曰鄒意更欲賢者百人千頭更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者得氣力為洋唐分疎即更脫海石磊落耳朱子曰黃端明書曰愚之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意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降溫厚和平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忘忌是以帝亦物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之成德容貞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悖也○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後昧也呼而竟之斯不蒙矣又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為知惡逆至德者誠意正心學本清淨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惟身有家法國乎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孝德者尊祖敬親不忘其兩由生之事知惡逆則以得於已者為深固而有以真其彼

矯揉材材之偏全

之惡逆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成其大者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敬慢無統固不免乎篤孝力行而不知道之擇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乏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通乎神明能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在本而有特德之累是以無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微而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有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長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併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可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不自修不能以自修不守之以其行則無所打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往之則其至事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竟矣○朱子曰物位時雨而化自速人喫沙糖時自甜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推之各因其可誘者而化之也孟子之不受事交以交未嘗知道因在我也不在人也以便而來之呂藍田曰自西掃庭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選自有淺深故兩時大有大有也仲尼曰吾無隱乎你又曰有鄙夫問我之叩其兩端而竭焉也子貢萬筭猶未聞乎世與天道聖人之有德而人自不能盡示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柝其感衰大小不齊膏澤豈私於物耶

尹和靖曰初冬之人宜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言者他志趣而內氣貢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侯若水是也如孫丑萬章之徒不足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不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老超不曰氣貢或異而見膚淺差七差八如孫丑曰道則高矣義宜差登天然似不可及何可改者可及及而日學也○朱子曰人生天地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不是鑿同他人腸肚

朱子曰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又告弟子以各以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各文蓋聖賢之言分曉一字打鬧使人於這中向上去以成其才與兪甯陳安卿曰仰鑽瞻忽云者此正顏子用之憤悃思寫之際而為疑畢湊欲融融三寸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善誘不遂不律而教有次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理不問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德

而無二理不察踐諸已至此則高堅而肯趨要政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後人門有可執守之原矣
方正子曰孔子之門若子羔者並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為愚若仲由者可以法乎秉之為野蓋子羔之信
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備於一隅者也後世尊聖賢者既不足以其大高明宏達之士
務事功而過於疎畧狃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諫卑懦之流必至於本自隲以下未有不入於二塗者也

又曰予子之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宜若可以受過猶曰且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講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
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於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之狂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入問之則
又退然如不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為補於人則曰吾師之言也非我之所能言也古今尊所聞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
後世而不磨今之放其心而不持馳其身而不修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則其名之立道之成豈
可望哉

又曰子路向成人孔子答以臧武仲公得卜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後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謂而思之
以為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習而不能變效則將舜其習以為文徒勇
而不能變效則將恃其勇以為礼而後不能知也智行之以勇則將為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焉斯三者而
又有礼而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仕三者特一行耳

其真翁向病痛極多朱子曰人必全体是而後可言病痛今公全体都未備何病痛之可言白地黑地黑地白地多可見
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無咎程子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者明也盡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為教者必就人之所長
而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世法堪及其餘孟子所謂成位達財是也

變化氣質 附習成

胡雲峯曰坤之安靜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徒而未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柔而必強善

變化氣質 習成

變化氣質者當如之 人之福急難除陰險慢弛皆氣質之病取而難變人必克去此病方可進道故學者以變化氣質為第一件事

又曰小畜風行天上有氣死質慙文德以之大畜天在山中氣凝於質多識前言性行者以之

革之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王相卿曰九居五者相也大人之虎變也六居上者陰也君子之豹變也昔

宋侯陳列若死記性諱孟子存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忽覺自悟變鈍為聰注相謙性氣粗暴極飲食不如意打破家

事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意思一時平了惟彼三伎不過知因知之流也僅能變化氣質沉聖明以出之聖

矣日開經進講求經傳稜有年矣何難一日惕然警悟消融其心病乎

通書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有至其中而止矣黃岩孫曰張子云為孝大益自求變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

此意也○朱子答路德章曰若只用虛心但求快心恐終無以離蕩塵埃剝除鱗甲也

吳臨川曰所貴乎孝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世固有享意而建立功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彼其或或柔或善或

惡任其氣質之如何而充實掩充治以成人學去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愚可變而慈也學為

用大矣卦凡氣質之不善皆可變而美况其生之美者乎

朱子劄曰臣聞中庸有言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弱必強而元祐維我臣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

為孝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強

而已矣○程子曰鉛鐵性殊占化為金則不變鉛鐵之性

朱子曰昨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俗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止宗處方為之掩券太息以為天理人德

之間毫厘一差其為秋補三不同乃至於此

徐仲車自言初沒胡安之學頭容少偏安之忽斥去之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朱子

曰這樣人都曰是資質美所以一抓便轉終身不為惡也

改過遷善悔悟

柳州與楊誨之書曰傳說曰惟在克念作聖今夫狙狻之於山呼咷果其輕躁狼戾甚然得而執事之未半日則定坐求會惟人之為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擣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而為者未有一言狂奔制手頓蹠弊自他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

改過 附遺善 悔悟

陳淵曰聖賢之過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故有心過有行過人主所宜改者心過也心過不作而行過亦安矣然形於事者可得以言而每患於難改動於心者宜若易改而每患於難言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陸子曰克惟貴知過則改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慙慙以不知克人愚謂掩過自是而畏人看破者穿窬之用心也無心過者無愧於天無口過者無愧於人無愧於天則可以無愧於死生

慶隆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於物欲之誘入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而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慎哉人得告我以過我得以改之以改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善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催則亦不能也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朱子釋之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朱子答蔡季通曰所謂一鈞而改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

又曰近善如滄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 張子曰罪已則無尤

邵子曰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思謂無心過則無身過故欲修其身先正其心 劄夷其膏

臨川吳氏曰近善英蒙其在外於人之善見則近之自外而益也改過虛蒙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易豫之六三曰盱豫悔遲有悔張中溪曰聖人於六三爻凡兩言悔則始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致過之勇也

改過遷善悔悟

張南軒曰自各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各人蓋夷狄也其近於聖子之蒙不潔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世於書以有近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之各沐可以祀上帝者歟百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勅戒釋矣

朱子曰近日竟得九百應接每事順有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事八箇無許多凹凸也

胡雲峯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各聖人不重無過重改過屢失屢改在夫後故無咎屢失屢改在夫後故者董氏曰自非聖人誰能無過之而能悔之而能改之善者也太甲悔而伊尹之訓成王悔而周公之啟不致敗度敗禮成湯之耆隄美內訓外註文武之基隆夫悔過之而宜不大哉成康以後能王以南征不伐而穆王結之復拒祭之諫肆侈心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出王為犬戎所殺而平王儲之不報君臣之謫思小惠而忘大恥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心者人君之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穆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周襄公之諫至於喪師辱國而悔過之書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耳○損之六四曰損其疾使過有善無咎傳曰人之損過惟患不速則不致於悔過矣

王炎曰以秦穆之事觀之書之所取其悔春秋之所貶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所得赦其罪悔過美言書亦不得其其言

朱子曰却其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心庶幾而力或有所未能也

王介甫曰天有過乎有之凌歷聞能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陷竭竭塞是也天地皆有過乎不累覆其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於天地之間固不能或過乎不言聖且賢者何也亦善復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廷善皆此術也○通書曰善問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善人規如護疾而息醫寧戚其身而無悔也噫

朱子與陳同甫書曰從事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事粹然以真之直自律則豈獨免於人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滌正本為異時齊揮事筆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也 吞刀刮腸飲灰洗胃

邵子曰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朱子曰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程子曰子路百世之師○管仲樂毅諫諫之言蕭何乃風書過之吏

程子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那由得如此則是騎驢不見驢只成一場閑說話云

司馬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入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碯石之難也靜而思之任非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悔之於人甚大焉有言凶悔各言凶對立而悔為由凶趨吉之道路轉移之機會在於悔以時而謂之有泄論之未悔之前不非以其私邪福迫若如何却既悔之後能處能歌其公正愉快為如何却當其方悔之時俾着羞防之憂幸於後明折奮決之意動於前其交對勝負之機又可以想見也○商朝舍田苗新但見其公正愉快而向來私邪福迫之累累安在劫悔之於人其大如此而人尚文過復非不

思豈不哀哉

方正學改過篇曰昔為不善今悟其能立改之不失為矣言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以其惡日長理欲之隆義理之間精養其幾勿執而安折其短前資於將齊邊摩磨昏存其斷斷作聖之念必謹自茲類子不取為可立師勿恃能故無過為貴○

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陽明曰悔有善惡之分也誠偽之因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將以求悔者也

周禮地官赦司掌司民之衷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以救之凡民之有衷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亦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放于圜土○朱子曰過者無心而過惡者有心而為惡

許魯齋曰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之而自革矣

南軒曰若是去非改過是善此徑路也非不去安能若是過不改安能是善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惡而已

過而諱為復一過也諱而久為復一過也文而自怨復過於怠也自怨而歸過於他人復過於自欺也則一而二而三而千百相續不窮幸臨於愚不肖之域終不可共入於克舜之道矣

程子曰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復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無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而欲不踰拜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奪向之道無他惟其和不善則速改而從善而已

昔唐太宗有言曰朕有三罪朕自知之因為手詔以賜羣臣而其所自引不過政令向未事耳臣每讀史至此竊慨然曰太宗之引過自咎可謂善美而太宗之病在於誠察之不足而不曾內裡點檢只就外事自列則此豈足以益眾已之察也今

主上殿下大德如舜而因愆於明小心師文而猶執乎謙行有不得必反諫已陳陳既性而痛自刻責播告乎外而不匿厥指使百姓皆知吾過示天下惟新際德則其所以德而後勵悔而終吉者其與唐宗異矣其意則克舜惟病之意

而其道則禹湯勅興之道也

氣稟 附慷慨 放蕩清虛

牧伯曰少壯為諸生時流規經史每及椒峯之班荆統荆之高燕市之飲泣孫列狼石之坐語越石扶瓦之歌步屐屐武

之歎輒為引觴擊節曳袖起舞中平羈宦驚心國憂慟龍湖瞻烏屋拉止盟之編覽指南之錄者考伯紀同甫之論建

追海青翎白之始末未嘗不歎歎飲泣徇以痛哭也 語一義事眉間相之然

又曰如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而束縛也 夫人情樂軟熟而忘奇偉吾隨詭而惡激昂

吞汪然明為人量博而智濶樂沉而才老其執腸使骨中素一世之志氣如伏流清川師地陽出而至公卿虛席騰流歛集○陳

氣 槩

氣集慷慨放蕩清虛

同甫維介抱躬耕而老未安於樞金篇命楊花燕于之間蓋意趣浩高者易入於放曠脫卷昔班超投笔視自奮曰丈夫立功異域取封侯事生為宗慙言志願曰乘長風破万里浪也類非在教中格言而君子先不存節焉蓋自采孤蓬夫以財天地四方即有骨中氣之象不約而同感身 事无大小老幼皆過了為文多蘊趙忠烈韓魏奇節之風語及乎捐生五節送死字字骨肉交騰輝煌俱存一柳洲與揚海之蹟曰凡仗者之口取大美而孔子、七十而假心改其假之也度不踰矩而後假之今于年有半自度果能踰矩乎而勉果於能也

直西晉近世文士謂晉以風流相命實好成俗維坐談空解不畏臨戎洗滌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此謂及理之評又曰為清談以心身並二道身殊形念法度皆芻狗之餘視所言動亦性命之理止其大失也 反度背親老病好從清峻卓拔世俗差垢一息不及於衣袖瞻然以沒其意 孔共海高談清教可玩而論論事考案難可進行但張確個置與之語皆三古以上事間有亦人燕間語者望以謂後世之子雲去矣者耶 激隆万物守能百態慨然若差外界人

朱子年五南鄉書曰想見亭子盤馬橫樂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志也 朱文公嘗曰却黃奴界人物偉然見其教孟程孔明出師表誦張正叔自請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快等說可謂高才之士也

志操堅確 附之脚不動 定力 少常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色不可眩之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月鍛庶庶可以卓著脚跟不為世俗利威風山掀倒也不然味无味而鑽琢至而不入少間不免於心懶意懈老慮回接而世俗利害禍補之說又從而怵迫嗚呼寢寐錄其不復其初服而心諧也取容背道趨利為得計者鑒矣 所以莊輝運權不歎汲、於斯者者少有不定於內而為之近小不足以動其一髮之天

志操堅確立脚不動定其力

易之象曰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西漢李氏曰風雷天下之至震動者人當之必倉黃失措改其常度惟德至舜然後不迷朱子曰便有鉄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

朱子曰方寸之間似有仰人莫息以為恹舒之意則志不堅確與長時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 上卷：先言透得名利關方是方賢處今之士大夫何處道能言其如鸚鵡也 胡氏曰大人在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皆茂惟有堅脆之不一其未可辨也及至寒來六則隨時變通君子則守不易非生死枯福而得而移亦得重陰反寒生竟地憚而松柏猶蒼然不變 君子當於動處得力事上見功故地動無惱悖事能安 見境不動則有事無事心常一矣 朱子曰人而心係轉竟不處者只是脚跟不忠也

今夫擬定既固脊梁亦至不受外誘之撓奪不眩他政之牽引然彼學而已往欲迹而避不以富貴而易其身守不以妾賤而改其年以此之優游自適於坦蕩舒卷之域而其善畫之字而惟大過立象為然何者大過之為卦也兌以澤居上巽以木居下為澤滅木之象而兌能提然不顛不仆者以其四居居而堅剛撐柱故也卦之得名以法而君子觀其象取其義則苟非獨立不惧避世无惘者不足以當之

朱子答黃卿直曰本領分明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无可慮也 明道少時賦餉貧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延先達已許其志操 朱子贈林貫之字序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圍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留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自轂之外雖能射物而未免自轉於物惟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軛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惟我之所轉而莫能建也嗚呼人之為孝至於有以自立其身而不為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矣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

趣致興味

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刘安世所持凜然死生禍福不憂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極之氣似之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者曰元祐真鉄漢不可及也聞時論之意此心悠悠不甚驚怖非有定力而然蓋溺人必笑之理也汪信民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問之擊節歎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服外物何用犯分犯義役心役志營以求之耶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多矣易乾之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可拔潛龍也朱子曰確乎其不可拔非專為是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易曰震驚百里驚為遠而懼遁也尚可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張仲溪曰若舜之風雷不迷可以嗣位肆類于上帝矣刘備闻迅雷失匕箸者其可出為祭主也乎

趣致 附興味

袁宏道曰世人所難得者惟趣如空之色水中之花中之无文字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惟會心者聖今人之慕趣之名求趣之仙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守意玄虛脫迹塵勞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蕙州之焚香燒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於精神夫趣得之自然者深淺之奇問者淺深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無趣無趣也而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喻于此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不竟取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食或為祥伎幸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於世故非笑而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所身如拱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見聞知識所縛入理念際去趣愈遠矣蓋自俗輩之不解箇中趣味者而論之波濤無情之物固若與吾人不相與矣若夫高人韻士之趣自之於世俗耳目所娛玩之表而能自適其天放者則世外出靜遠曠之樂宜無一日舍此而他求彼山之峨之水之澌之巖上之白雲

松下清風湖中之素月沙間之南鷗尋舊盟結新契便是末路芳隣百年知己而古人所謂不請友無言伴其在斯矣持以自譬於向之身在城市與俗人九于喃、秋、濁氣撲人塵

巧人雖自家潔淨心地亦未免為其所濶澆漓者則其靜綠清濁得失不伴其可有毫髮可擬議者乎然則多情最靈者得偽既侈之後及不若無情之物而猶無虧缺於本具之天機真談之自性而况彼高隱出疆蒲葦皎潔閑遠自在悠悠生脩生之氣像意態與自家一般意思真有向此深相契者乎且則目擊道存奚向於人其物之分而有情無安排自之之境乃達之明閑眼目有所審擇遠就一味無味之至味釋外累而得自深得者也此宗欲運左右一副當湖海高情亦喚醒其吾共默也之意於江山風月吟咏題品之際矣

方正子曰人之嗜乎物必有常乎物常為而不厭非深有所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位甫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致求之而不止彼其為趨亦有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為非孟嘉之酒於阮孚之於屐支面之於馬氣世之所尚者不足為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竟以其累善人之心不可係於一物苟有所係而不能釋其少之於書几凱之左傳李賀買馬之於詩當其趣自得以為萬物莫能以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每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為日公之卷何曾占之舞雩是日有祥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体哉縱自之頃悠然而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于西閭者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於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

特立獨行 附節操 勵名節 正直

連安丘氏曰復六四處五陰之中與初九應故爻言循復夫九三處五陽之中與上六應故爻言循行循者適也而自之辭也陰處陰中循復以應陽之善也則為舍小人從君子陽處陽中循行以應陰之惡者則為舍君子從小人聖人於復失之爻故以循言之 岐有靡解膝無少屈 其方不少刻

特立 廿

節操名節正直

牧子曰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此丈夫之先華悅豫得時而向榮者也又不云乎蕭蕭艾艾白露為霜則艾蕭索然慄慄悲秋而靡也若夫上天同雲先集維霰斯時也天地閉塞水澤至凍非夫高寒慄慄循三而高卧者何異以當之惜乎世之人以脂膏滑澤自喜而其特之者聲初不相入也

余讀義往至節之甘苦教甘即尚矣然未可必得節而至於苦則惟存中直非志之篤而守之確者亦何能安於此哉世裏直微利欲橫流胡廣巨濕之中角猶近以欺當世而特立節行守節苦之士世之見之皆於流俗則聖人所以惡鄉愿而進往循者其以是夫 方今士大夫之負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備而失之

宣唐朝士大夫雖非十分度人亦知名檢自持故墨園之間齋 之中北有少指斥之事能自引去惟恐身名之或玷改惟中罹捕廷而上下相維士大夫之風流猶存矣若遇罵而震怖見凌而甚則名行掃地尚可以為士大夫乎

鋒穎未銷 賢者直直之鋒 名節自勵不為脂膏 公風靡之柱石 華表責加而無慕斧鉞感加而無怵 視刀鋸如茶飯

曠彼淇澳猗猗其猗者其名竹孔子奚取於此而忘乎味耶取其虛心之直耶莞彼米中亭之其標者其名蓮瀟溪矣故於斯而著乎況也取其中園之直耶

乾坤易之門也乾坤所易不可見在四卦貞之著也言長也且施坤乾言貞也至於坤則加此焉為尊無上之

詩之南化係於在乾之貞也是以配乾坤之重卦焉禮之人元良形於萬國之貞也是以致乾坤之交泰焉乾坤二卦足以見貞之訓矣而況虞夏高周之書記此貞也故其理教如天地之貞規焉顏回思盡孝侍其貞也故其直存背日月之貞明焉貞之用大矣哉

朱子曰易之文云貞者事之幹也伊川說貞字戶以居正也足益貞之義頂是正而固知是邪默運事變底

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正也孟子所謂知斯者不去是也知斯是正意不去是固意也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固得此好方是貞

易之乾曰貞固足以幹事釋之者曰知是邪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也版築者有損幹也坤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釋之者曰陰体柔躁故從於陽則安能貞而吉君子以之法坤之德也屯曰利居貞釋之者曰凡人之處世難也鮮能守正者無貞固之守則將失義矣比曰元貞無咎釋之者曰比之道不可不久長且正故尤有三者而後可以無咎矣貞曰永貞之吉終莫之使也釋之者曰其貞既常且正則二陰於我可以潤澤而無涸竭矣無妄曰可貞無咎釋之者曰剛以無私則可貞固守此自無咎也頤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釋之者曰君子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窮者達施

按謹易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建庶立氏釋之曰大畜利貞言畜者大而利於貞也。不家食言其者當與之。若天位享天福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其用。有所用者必有其施。其人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行也。

窮者達施

窮則存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伊傳是已達則兼善窮則兼善萬物孔孟是已。蘇子瞻曰蓋昔規管人之福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才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登也。亦及其熟故富人之福常美而小秋而多常久壯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皆百斛之田寸而取之自夜而望之鋤耨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豈能收有美稱哉。世之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者其才居所以自養而不暇用以待其成者固多矣。如與安火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強處者養之以至於充三而後仕孝而後爵仲而後居。而用者至是而後流於既溢之餘而不於持備之末。此古人所以及也。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方孝孺題卷素齋曰古之君子世大過於人者此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存草野場然有朝廷之憂莫如有人之志。蓋君子居凡格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得於取乎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初於禮學政士乎多夫馳驅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學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視於天文事物之變以養其目。所於琴瑟書畫。後歌誦之方以養其耳。聽於喜怒哀樂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談動靜食息游嬉之頃以養其身。其可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返樂世以是難。負其格之不難也。亦之於海日之暴。物貨強者之用財。富而後馬行也。其不為物而動也。猶醫者之於色。被有者之於其。其憂戚愆恨也。猶千金之子。斃食於其。其家較龍之執。其浮濁玄豹之澤。其務也。其蓋其於天下之事。作之已。其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金之理。識之明。故不以所

遇而委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若之既而居位則病於為慶下病習聖兵之言而躬庸人之行故年凡子之名而取世份之祿上席患乎無材下席患乎無師其性之不若莫之養而或若者眾也口方正學先屯岩隱士許士既視山於良則帝審夫時心時行之義現於於則當淺夫序德行教事之象現屯於高雲而以之信論現升於本而以之信慎德之高天他自得去處之宜以甘而及乎人而不匱矣

勤勞

方正學曰彼晨而與纓冠約復披拱俯倭暑不違寒疫不暇憇過長值貴翼然而時肅然而視側身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湯燄曲避是謂形勞技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燦然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趨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許馬跡欲知其方因而同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陶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脩其辭逞恠技奇窮精德思遐視千載竟亦何裨是謂名勞卑處郡邑尊居扁廊逢迎何以取嘯笑屏束多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弄巧寬則致侮嚴則致誚智絡氣使忠恟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

明太祖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哉朱子教長子受之言曰勤謹二字循之以上有身限好事及之以下有身限不好事

勞勤

高尚不仕 附隱逸 樂志 歛藏 獨善

胡雲峯曰謹按易本義於漸狝釋二與上之象於故妹狝釋初與五之象故妹漸之及漸之上以無應為高尚之賢故妹之初以無應為賢正之婦漸之二為臣志不在於溫飽即故妹之五為君德不在於飾本義謂二有恒久之德五有中德之貴提出兩德字真足以為女之說以動者戎夫士大夫之輕動當如何哉

豐城朱氏曰愚按考繫之詩賢者隱居於澗谷之間而自誓言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狝瘝寐言狝瘝寐歌狝瘝寐宿見其無往而不狝樂也

與抱岩之扉鳴候之虫相朝暮△塞其兌而屯其膏濡忍以待無息憤咽為也
朱子寄陳周甫書曰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願君且莫相攔掇留取閑漢在山裡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注今來多小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祇恁麼死了底何限願此腐伎又何足為重輕况今世孔孟管葛不自乏人耶易之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程子曰君子必知時之通塞義當出則出今人尾生之水至不去味通塞也惟願子冥不出陋巷

盡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曰賢人君子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也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牧翁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潛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孔子之家法也仲尼論逸民上下數千百年所舉者只七人何其鮮也夫夷齊之清殆入聖域下焉者亦必中清中柵則列於其選者宜若是難也自茲以終漢有以導魏有孫登唐有孫思邈張志和此人雖抗迹象外不可禁諸聖軌然飛避高蹈不染世垢且有微妙玄通之識非局伎曲士所能方之逸民亦其次也

高尚不仕 附隱逸 樂志 歛藏 獨善

愚與樵斧漁釣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朝與夕耳 固已腥泉石而極烟霞矣

愚昔玩皇極範數得一之三守其繇曰君子以晦處靜思愚推遂演其義喟然而嘆曰今夫一陽而起於下其位至微也其勢至孤也其守不可以不慎能晦而靜守莫善焉顯晦動靜天之道也天之道晦於夜而顯於晝靜於冬而動於春靜者動之本晦之基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象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君子之所樂玩者也至於處當守之道玩晦靜之道則取乎此者尤切焉是以古之君子所以居易俟命不顧乎其外處堪岩之下而蘊徑綸之具甘筆觚之奉而敵軒冕之樂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一雅與真之間而致鴻朗之休者以此道也 其雅亦抗矣而卒被世故殆與淵二者一揆

於塵世馳騁浮沉之事殆蟻視而蟬蛻之相與朝且夕者特烟霞塵鹿耳比之伏蟄之虫當不得露處而夙吟矣以恣其丘壑之思或一道也辱祿故人時之信及則為報曰已草北山文久矣 冷然霞矯者也

抗迹象外肥遯高蹈不獲世之滋培非倚仗曲士所能闕 久放山林老入脩門此朱先王之所未堪者 謝飛縷躍馬之侈而媒東帛安樂之招則托林泉之高而垂誕於市朝也依芥視僂脫之志而繳口碑手額之喜則借恬曠之号而兼指於祥利 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李深卿詩而見譏於晦翁者

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市者燕之狗屠蜀之賣卜者是已晉之時隱於酒林也宋之時隱於漁者若溪也其他以隱自署其目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仗雅古稱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号者出而任其志也是以看稱之耶德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抑於漢朝得數人為鷄林雀拙翁自号曰曹晨隱星山李侍中自号曰懶隱澤陽田政堂自号曰野隱韓李穎叔自号曰牧隱信山言注書自号曰治隱南陽李季安自号曰陶隱 閩彼空谷我佩潔芳士生斯世有天達有人達天達在已而求之孔易人達在彼而求之甚難古之君子終不以此易彼苟能求其孔易者而得之於已則履屋四簋曲肱飲水皆無與於我尚可以外物之得失以忘其志哉 筠心松性賁跡掩身

高不仕隱逸樂志飲威獨善

世有狎善其身者而人或讓之以為己我之季夫為我之季君子不為也而其迹則一似於為我然為我而斯人古之非楊氏而似為我者何限朱子引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養則是則名為奉佛恩又引杜詩曰四冷未菲出何必吾家操李延平曰當心之時只於僻寂處草衣木食勉脩素業楊龜山詩曰莫把疎英開雪好莊清艷月明中是亦為己我之季耶 厲心玄曠矯志崇道 夙趨之奎視之若病

夫季而為可則可或至於苟且季而為通則通必情於流從五義惡魔障其間不如嘿然復修吾太玄故九所以求合於古入之道者恒由於退身而輒率於致身正如曹易子所謂以吾之不可各柳下惠之可豈不信哉

夫榮利之道世所同馳得之則以為狀舉不得則以為戚嗟者眾皆然也不知賢者之於山林有何事可以自守於此而能忘於彼者耶其必有所事者矣其必有所得者矣其必有所守而安之者矣其必有所樂於中者而人不能與知者矣 太醫孫君昉家景初為士大夫故葉多不受謝自号曰休居士山谷問其說笑曰麈尾飯飽則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三滿過即休不貪不嫉老即休山谷曰此安平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知近者杜舉之旺也

朱子答韓尚書曰熹猶介之性矯揉萬方終不能回迺跡之季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變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莊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讀遺經泰考曰聞以求聖矣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季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寧寧毫髮餘念也

朱子曰近來乃有作記力下四子陵允翫激意隱者首即康節任安樂高好打乖詩程明道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倫先王不是打乖人而又後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四公而可任當為此一大笑云

易貴之初九曰貴其趾金車而後胡雷峯曰貴其趾非徒安多而已金車之末而徒行是不以徒為存自以義為床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存足之初視之

易之乾曰初九潛龍勿用程子初九為振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高不仕隱逸樂志飲藏獨善

易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隱者也

賢之在則陋也守其道不隨立而變晦其行不來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至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千駟萬鍾已付券外大車草屨亦非多內

易同人之上九曰同人于郊無悔胡雲峯曰郊是荒僻之所蓋居外無應物莫如同者如荷黃之徒是也故不謂之為德

謂之無悔○朱子曰如水無石木無風則心地在耳○舍華隱輝輝輝輝輝

賤之象曰嘉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陽城翁曰九以剛健之極居遯世無位之地遯之首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澤安能去之無不利哉無所疑乎

常有湖海氣其於聲名邪位意有所不屑其社也偶然去之也歛然其身伸而不屑其志揚而不挫

方正今日士之生天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者凡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於一吐下之猶欲顯於鄉邦而奚顧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昌不現於

大澤之龍蛇乎當天下蔽蔽之時適形於泥沙之中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朝出則與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

至者曷肯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賦詠晦之夕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才能者亦必矣故一

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衡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人逐三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徑學乎

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高友也適其光而不耀膠其呂而不傳

司馬公曰歸偏而邀奇釣奇而驚俗不食君祿而爭活屠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迹違斯乃華士註云

韓非曰太公封於各東海上有任喬華士二人太公殺之周公問曰二者賢者何殺也太公曰是不臣天子望不得臣不友諸侯望不得友耕食

掘飲無未於人望不得以賞罰聖主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誰為君乎故殺之朱子曰舍章尚綱晦木

荏莢有負自矜不與世於趨奔蔽光需時自伸于暗

顧乃遠巡避避口不談當世事僑居荒落日引散人漫容昇坐敲琴市脯沽醪猶不厭也

易傳曰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依托道德不過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守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

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稀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象所志可則者也

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子陵第五是孔明第六是李汝皆為人間做出事業也微

利之徒以遁迹為假途以進名為媒身足崖整而志城闕迹泉石而心軒冕玄德方騁坐索高仰備輪既至寢渝初心故隱居終南

者有捷徑之言号曰處士者有盜名之陋此鄙聖所謂鄉愿唐士所謂假隱也

傳曰王侯高尚其志又曰天地開而賢人隱蓋母以是求之士或有依室蘊奇宵然不以天下為意而狎立於萬物之表是固不係

乎時命矣至若叔季之世昏君在上而明哲日遠或干戈爭奪而生靈塗炭智者色舉明者匿迹若此類亦不可勝數夫雅人君

混鳥獸寂寥而無朋枯槁而遐適宜人之所樂哉蓋亦有不得已焉雖然以充為君而許由逃之以光武為故人四陵不就由是

現之亦各其志方其脫屣人間寄意烟霞沉冥至道寤寐松喬狎與造物者俱而不獲世之德氣此其樂豈直軒冕鍾鼎

哉然則聖君可避况昏亂哉鍾鼎可辭况有刀鋸之辱哉此莊周所以辭楚相而韓子所以壯李愿也

出處進退行藏

出處 附進退行藏

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易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

性本迈踈與世不宜欲謝而退莊則形跡難韜欲勉以從事則身心交悴等是二者毋寧違俗而就己乎一曾於當世之君子而大抵出處去就當自決於心非可謀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謀胡康侯所見卓然可法第患乎時理有所未精志有所不剛則其所自決或不免昧於時義奪於顧慕而失其宜耳△陳潛室曰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蓋觀今日之君子其自為謀者雖非常見所及而猶未脫於安排前却之中則其於擔當一大事佩負一大名以處於衝風激浪之際何可謂無難乎夫士生於世或出或處或遇或不遇故潔其身行其義而已欣福非所論也然常惟吾東方之士稍有志慕道義者多難於世患是雖由地福人洗之故亦坐其所自為者有未益耳其所謂未益者無他各未至而自處太高

不度時而勇於汪世此其取敗之道而員大名當大事者所宜深戒者也夫君子處世之道祇宜勿太高於自處勿太過於自至張身既出世而許國則何可專守其退志以道德為準的則又何可有就而無去直以夫子季優士優之訓為其身之節度而精審於義利之所安其行於世則思其憂之外常須退一步低一頭而專意於今日我各未至何遽任經濟之責乎其違於時則一錄莫管於外必頂或乞閑或圖退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靜脩進益今其時矣如是久遠為期

一進一退莫不以學為主深知義理之無窮常歛然有不自滿之意則真積力久道成德立其於進退出處之際豈待已然有發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釋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也達安丘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旺家而其志不在溫飽上居無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其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胡雲峯曰故妹之六三九皆失位無應而三及於從人反故以婦四不輕遊人愆期遲歸何其相反之甚哉蓋三之陰柔為無貞德者也四之剛健為有賢明者也夫士之于祿位而自賤復幽貞而自貴者何以異於此哉

易之象曰不出戶庭而知通塞也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海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 出處在我不在人昔胡安旻任止久速由是據義行其志之所安其出也非由勸勉其出也不可挽留 胡雲峯曰按易之節初九為兌之始兌於時為酉圖戶之象九二互休于震辰時為卯圖戶之象於此取通塞出處之義 節之九三不出門庭凶張南軒曰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無位之人不出戶庭則無九二有位之臣 不出門庭則為凶蓋出處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及是失節矣 真西山曰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勝之召皆欲往焉 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污為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政 於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士生斯世惟出與處若出無益於世處無益於己則是為虛生 楊誠齋釋易需之義曰時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後雨韞而未施則君子藏時而待時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宴遊東山 之時也雖然飲食安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能含哺之民皆顏酒荒之士皆謝也 又曰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寐而不聞非揚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聖也 古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故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倉卒而起說奔高宗以求大川之難也 朱子與周子充書曰余曰讀崔德符規魚作詩曰有丈夫五十年要頂識行藏之句未嘗反覆吟嘆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 踐斯境曰益知其言之有味也△邵子詩曰知行知止惟賢者能屈能伸是丈夫 胡文定言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濕飢飽自知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邵子曰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身入不自得 初既不免出脚則上可以擔荷世道硬者春梁大施於厚積之餘矣縱其力量不及少試民社利澤尚可及人苟能此心而為之何 患乎不為伎者事竊現明道晦菴之事豈或之為丈夫之所知也若非明義理而苟去則目前快意未免為十口飢寒之計而亦恐羊上落

陶化一世身可任也而及見世裏人訛顧無著手之地則歛迹以脩身狝善

朱子答呂伯恭曰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狝善其身而故 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 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

邵子詩云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又曰君子屈伸方為道吾依進退貴澹宜

易雅之初九曰履錯然敬之無咎傳曰在下無位者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建安丘氏曰按易之乾九為陽二動故言躍四為陰三虛故象淵或者疑之也進則躍退則在淵君子出處如此可無咎也

易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胡雲峯曰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益力而幹焉而不汙在事之外潔身而退焉而不為僻 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同孚裕無咎程子曰君子未見信於上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意於求上之信也若欲信之心切 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會怨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晉之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程子曰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無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六五大明之君必當求之加之寵祿以受介福於王母也 此之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程子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之至然後出也

或問於朱子曰坤之六四括車無咎無言如何朱子曰九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問此于事如何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無咎蓋虛凌龍 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蓋深有功於易者當去不去當隱不隱惟何諛乾沒帝位全身以應括車之德者豈易之言哉

不之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卷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吳臨川曰卷之初九應六四之陰也民也初之陽志在澤民不狝善其 身而兼濟天下故曰志在外否初六應九四之陽也君也初之陰志在承君不自植私黨而同任公朝故曰志在君郭魚山曰居 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卷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出處進退行藏

其

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胡雲峯曰昧其所適見利忘身蒙不足以益之女失身且如此主而失身於所迷用之何利焉

故妹之六三曰故妹以順反故以婦徐進倫曰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哉
胡雲峯曰漸之上無以應為高尚之賢故妹之初以無應為賢正之婦漸之二為得志不在於溫飽即故妹之五為君德不在於歸本
義謂二有恒久之德五有中德之貴提出兩德守真是為女之說而動者或矣士大夫之輕動當如何哉
慶源輔氏曰現孟子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現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臣不見之禮現答萬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
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東坡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不仕其君比之飲食適以飢飽
君子之事莫大於出處而時為貴時可矣而不出謂之隱不可矣而出謂之顯則失已隱則齊倫失已君子不由也是故得其時
則冠冕佩玉享千鍾之祿而不以為恭不得其時則若居谷處飲食簞飲而不以為約二者固各有當也雖然君子之於出處
豈稱其身之隱顯哉必將有所爭為不然其趨舍雖時而亦無以異於顛實富貴放曠山澤者矣何足尚哉其出也有為
其處也有守若是者庶乎其可也而其所以為守者又未可知也世蓋有小廉曲謹以為守私智淺數以為為者此非君子
之所為也君子之事吾夫子固嘗言之矣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者所以存此也道也者所以行此也求之而得
於已達之而及於物君子之事備矣是故其窮居而自守也道義充於身而閭門之內教行焉其進為而撫世也利澤施
於四海萬物得其所豈不大哉蓋夫子嘗誦此語曰吾未見其人也當是時其門人弟子蓋皆極天下之選矣而無以當此者則是
道也可謂至矣

行止 附進退

建安丘氏曰昔周易利言不利有攸往則曰慎而止復言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
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親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為君子行止而介也又曰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蓋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已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咎人已惟見義理之
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所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為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故有止之時有止之
所止之時如天子之仕止又速各當其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教孝慈各得其分是也

晉之象曰晉如摧如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徐進倫曰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職寧容曠
廢之失易現之六三曰現我生道退楊氏云此所謂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我无官守我无言責進退之間豈不綽綽有餘
裕者是也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曰字裕无咎程子曰進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君子之於進退也或進或速唯義
所在未嘗不也章懋曰進得泰之暈退得遯之嘉仕得漸之羽儀處得盡之高尚時行又以得之良焉殆深乎易而善
真西山曰義理之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日用所當為之事而其所以當為與不當為者其理則具於易可行可
止之義於是乎決焉是諺經而不諺如木之無根水之無源也

朱子曰昶靜先生云如要行潦即止此言有味也
胡雲峯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二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中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
陰坤六二陰居陽則進退未定之際也故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在則曰或躍或從聖人不欲急於進也如此
夫子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朱晦菴曰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
中順利於貞正不正則過矣章懋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易之道也 晴則足雨則乾
真西山曰聖人作易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在天理而為消息盈虛在人事而為存亡進退入解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

行止進退

艾

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在此孔子之身全歸皆易也 胡五峯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處世之方事之與也盡力以幹焉操選之柵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而退休良之義而止其所當止也 胡雲峯曰君子去就之義我皆於其初占之貴之初不可乘而不乘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養我也 蘭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注則有言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言明夷之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節俞荅氏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

方正學曰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武氏之具在是也尊王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是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補也而吾何加焉世之知己者委之計二蓬菴佳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无補也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末為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也者雖言之無傷也辨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願子是也吾身之末為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唯无言可也言之則為分乎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 子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言遠其亂於賓主之間况君臣之間可不遠哉 東坡曰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愛而不辭君而不能天下其死无入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之者過也

安

夫安者物之性天安於上地安於下江海安於動山岳安於靜此皆性之自然也惟人具物之性而隨其所遇以為安其在也安乎天下也安乎地至於動也靜也无不皆然其所性人之益也以至魚安於池鳥安於丘唯一再木莫不各得其安是所以益物之性也

按書史臣之贊先曰安云云閣呂氏曰君子莫不有是德惟克為能安所謂安而行之是也禹之告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朱子曰安之云者慎通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乎人欲之危也惟康者當求箇安穩處而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也

止

按大易一部從頭至尾皆格物致知也其要在止字意當止於誠心當止於正身當止於修以至家止於各正其止於治天下止於平君止於仁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朋友止於信此其大者就其小者而論之則目止於端手止於恭聲止於靜之類徑凡三百曲禮三千莫非有所當止者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惟敬止其所止而止之身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莫臧于艮也者止也

張子曰定然後有光明易以艮為止二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愚謂止乃光明現於止水可驗

薛文清曰知止則萬理明而心又定又曰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而莫知止也愚謂大學之以格致為先故其知止也

程子曰今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齊於久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朱子卷曰詳按大學其曰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

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趣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止而止之也其曰禮王文王於得禮敬止者以聖人之止而明

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爰

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入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

於慈為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法

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為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裡洞然無

有一毫之蔽故連遠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若復如切如磋者言其所以

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者言其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長

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拘慄者四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而盡背施於四体而為止至之驗也

△禹之戒舜曰安安止安行者也伊尹之訓太甲曰欽厥止勉行者也

克

又奏曰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其所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其得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二物二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定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現理極深研幾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恒之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王童溪曰太得所謂所止之目仁教孝慈信此君子不易之地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程子曰背乃是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而亂其心矣朱子曰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當止也胡雲峯曰蒙曰險而止於外也蹇曰見險而止於內也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為蒙見外之險而內能止所以為知二者蒙之友

易咸之曰三咸其股凶感者感也戒之在動也其在艮之初曰艮其止无咎艮者止也善其能止也夫利害交于前引誘而休迫則自中人弱植以下私將躁動妄行駸然遂為入非僻境界此能行者之過也

不遇

不遇

牧齋曰吐家徒患需士猶疾病之需藥也而世之所嗜膏粱菊藜也膏粱菊藜可以養生而不可以療病今唯膏粱菊藜是甘而上醫扶元起死之方藥病弃而不一試病已殆矣乃辨咄咄求異行一中於是也曰醫之乳藥下醫之毒劑漫相雜進而病劇至于不可為世之薄駿髦者親見楊子孫位尊兒不足動人聞我之論其不揶揄而笑者亦鮮矣一葉落而知秋一壺冰而知寒一土之用舍有關於旺家之大故非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之而言矣乎

胡雲峯曰井昇九五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冽之泉而不見食昇三如昇中一有雉膏曰不得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昇耳三為五不相遇如昇耳方變革而不可乳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至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月陽和而為兩物性有不遇之悔終當有遇之吉井三所謂五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王荊公曰詩三百不憤於不遇者甚多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書吾已矣蓋嘆其不遇也

昇之九三曰昇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傳曰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也詩云山有榛濕有苓云誰之思思方美竹房張氏釋之曰榛之稟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濕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思之而不得見故其思深而其詞蓋嘆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感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凶戾此詩人之忠厚也

易曰始之時義大矣哉司馬公曰始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亦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曲克從百揆時叙禹稷臯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泯泯於眾人之中後世誰知之哉易之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朴也揚誠俞釋之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為井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

王則如元賢仲尼曰明王不與天下孰能宗乎然則九三之測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文中子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天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易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呂東萊曰雲上天未成兩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其後世不得志而翹慕之托昏冥之迹者異矣
司馬迂悲不遇賦云理不可知不可恃

牧翁曰小畜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月陽之不能相謀者也身之其世其皆有密雲之象乎鮎竹鴉桑終其世抹撒朱子答陳東父書曰世間事思之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不似我心孔夫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應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况今无此伎倆自家自當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密
客有語余者曰在易之井之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蓋井養而不窮也養者非直自養也養民也養民也者君子之事也而初六泥而不食九三羸而徹陋至三而始壞至四而始甃五而乃食上而乃亨其德甚盛而其功甚艱今茲之井已深矣其甃其食其亨蓋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子之身則蘊道洎德而猶有不食之惻其不類於自井之溼而不開乎元吉在上王明受福則吾將以茲井之勿幕卜者之雅祉也余笑而對曰有改邑無改井何求為汲以來者其望深汲以往者其故元井何其焉盈而出之則不以汲而喪其盈而受之則不以汲而恒於虛汲其不及井固无事於其間也其井也不處於通衢大街之中而處於堪岩邃壑之間不显於列肆各民之用而显於時人野客之所其体其用信有似於余之履也用與舍未嘗不異井同而又未始不係於天則余亦无事於其間也
伊尹耕於有莘傳說尊于傅岩太公釣於渭水三大者若无意於斯也而終遇聖君共亨天心此天氏之得行其道者也瀛溪倘侖于南康明道祿任于河南伊川徧管涔陵康節躬屢洛陽橫渠講禮于關内晦菴奉祠于閩中斯數者恢抱道德不遇於時此天氏之不得行道者也晨門掩關接輿之伴狂沮溺之耦耕皆果於妄世此所謂隱者也夫子息歎

不遇

同辭之嘆端為斯人也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畫朱子曰孟子其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也吾行蓋得時行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直處世洛時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東坡曰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心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困窮便相悵則此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

陳長樂曰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為過矣

世 踈言淺交行不道聽不言

言不聽道不行 附交淺言踈

楊誠齋曰按易之艮卦六二有艮其輔之象九二居艮體之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唱則陰和今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非而欲止九三之背吾知六二不拯其隨也王曰好色而孟子亦曰好色而孟子亦曰公刘好貨孟子豈不拯其隨者哉孟子之心則不快也况以九三而躡居六二之上六二力不能拯不得已而隨之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听其上之輕動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可以察其進而哀其心矣

易恒之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進希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淺則不可遠求之深矣程子以此之刘蕡宜虛語哉

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視之事風不至焉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愛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浚知斯道之果不可行矣朱子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敬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敬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听而繫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三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意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偏矣

程子曰刘蕡易所謂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夫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也小臣一朝欲以新間舊難矣

處變 附處險而亨

夫子曰作易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英德之制也本義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変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險其力井以不変其所然後能並慎於理以制事變也

處變 處險而亨

胡雲峯曰夫子過於上注取三卦下注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凡非易也易之天下擇定分不易履之爻以一陰安處於三陽之下此復之所以為禮也謙之象地中有山不見其高謙之爻以一陽而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之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本義所謂心不外而善存者指仁而言也如墉之基所以立也如鬼之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木之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心无時而非禮无時而非仁也損以懲忿窒慾益以遷善改過困以知命而取舍有辨井以定性而動靜不改其終也巽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无適而非義也胡雲峯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其貞不貞則不亨二由於貞也困卦言亨其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二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其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懼夫子厄於陳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身彌困而道彌亨惟君子能之胡雲峯曰易所謂无妄之疾文王羸里之囚周公流言之憂是也不殄厥愠不愠厥問赤歸几德音不避則而聖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又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又曰剛之困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傳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知其疾而不能藥也如是則安用易哉故彖曰困亨泰傳
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惟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剛貞
之大人乎吉先咎由於貞二由於亨

易需之九二云需于沙小有言程子曰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言已小有言矣六四云需于血出自穴程子曰順以從時不
竟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開子明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違者也故雜
卦曰訟不親也

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程子曰天在上而澤処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慎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
至危之地亦無所害胡雲峯曰小畜之亨在乾之陽能達於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
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與也其當文王其紂之事也是故其辭危三莫危於履虎尾矣故九卦
以處患以履為首

無妄之九五云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胡雲峯曰九五剛健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姜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
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明夷之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胡雲峯曰士大夫處乎時易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猶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
比干已死內難而能正其志惟箕子以之若逼袂害失其守則是亡其明知楊雄是也

易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險人終不能以止五陽之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
易之困曰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楊誠齋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小人能不
困乎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處變處險而亨

胡雲峯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極通故二曰方來^{五百}乃徐有說四曰來徐^{二百}皆緩辭也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也只有一箇處置益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置有人過一事則心三念三不肖捨畢境何益若不會處
置了放下便無義無命也 君子處變之道誠有未易知者孔子見南子之路至於不悅子不復曉譬直以天厭子矣
之豈不以其未易語未易知也耶

王荆公曰處困之道君子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益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慶者其孰亡患哉古
之人有桀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慶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道聖人言
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道也夫君子
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

易之坤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胡復湖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姜里之囚耶味安貞吉之辭文王
之心益於此矣今親自利扎馬貞而下反戕致戒無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胡雲峯曰明夷之彖曰相夷利艱貞周公於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釋彖兼文王發之蓋姜里之懷易處之甚從容可見
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曰而發伏義我何當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時聖賢
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西溪李氏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疫為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為貞各當其事也

丘運安曰今以商周之事繫論明夷則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矣五近晦為箕子之囚四其同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避去三
與上應以明起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歲明於暗為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河濱之
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矣

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王湘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囚奴利其正也

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憂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不免於篡弑之罪也於後則曰若父非瞽瞍者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語也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剛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古之人抱才與能久孤於世不能先涉世之污若太史公所記是也降及秦漢之際楊惲歌種豆而自及敷浩反空函而終廢其德不足以掩其才則處於患難之中不免有躁競誹怨之色

亦窮通

窮通

夫避者君子晦迹之時而其象曰避而亨坎者君子處險之日而其象曰維心亨困者君子厄窮之辰而其象曰困而不失亨何也蓋君子之處世也身雖避而道未嘗不亨迹雖坎而心未嘗不亨窮雖困而志未嘗不亨

當雄飛九萬矣豈累三楚猶從燕雀斥鴳籬雞間為也未嘗不於雄飛雌伏之間為之欣戚

朱子曰如猫兒狗子飢則待物飽則困睡一富貴聲色之娛一貧賤惴憂之心於義理上都黑淨耳

方正學曰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乎貴賤貧富之貴而於道无所聞於業无所傳謂之可也非達也賤貧而窮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亦以祿位得失為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邵子詩云雖死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朱子曰窮通付之時得失付之命而所欲不存樂天安命窮而在下初无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无一毫之加故君子無適而不自得

又曰礼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 龜山詩云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歲貪賤豈吾著迹物我自我

非如世之人區區於外沉頭晦問也

增益不能

牧齋曰日月愈邁禍亂侵尋子是乎為退士為旅人為乞食之貧子為對簿之累囚禿袖弊衣蒼顏白髮如翁偃之湯廡如統樹之越禽伶仃予于羈柙顧賴向來之鮮妍軒輊頽然不復而然而學益富才益老神益王人之口舌目瞪望而却走是昔有加無不及焉則今日之窮困拓落良非王成之地耶

又曰以盛年高才流雅坎壈箕單之兩凡龍漢之水火天運人事盤互泰錯皆足以磨厲其深心而剝削其客氣故其境會違適支維復逆者總是增才華益志慮之資也

牟子才曰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涵養也兼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言人才之盛於患難也

雲峯胡氏曰晉按易益之用凶事猶書言所謂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蓋益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爻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發義震動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處事多牽程子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是也

新安陳氏曰張子云富貴福澤將享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尹氏曰困窮拂壽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堅志是八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人能知此二說則可知孟子動心忍性之訓矣北朝魏主曰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困窮為福堂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絀之曰狝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慶源輔氏釋之曰人惟有災患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矣南軒張氏釋之曰人平居无事漠然不省惟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王子曰逆境所以鍛乎人也鍛鍊愈精成色愈足矣

增益不能

陳子曰遺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程子曰王之溫濕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完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完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者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謝置山曰邪類其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誘君子之無德所做君子而進於德欺君子之无才所做君子而勉為全才也現乎此二說則可以知君子增益之道矣夫逆境天之所以玉人于成也虞舜遇之為大孝周公遇之為大忠

張文潛曰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朝起而視之如戰罷之軍卷旗突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虞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索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統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為沉所謂蒹葭者乎然匠者操斧以遊山林一舉而盈之以充棟梁栢棧輪輿輻輳巨細強弱无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故墮霜不殺者物之灾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出入篝焰不燥而鍊名伎論曰凡天下之物遺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逝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困得之也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山崩竭故曰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

謝上蔡曰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虐百草萎死而挺然独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耳陳永嘉曰天之欲啟是君而有所就者不遠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而固其志對其驕矜仰其果銳以大其所受

賤貪

貪賤

伊川辭時相之饋曰何獨願貪也天下之貪者衆矣古人曰不學之謂貪無成之謂賤以此言之世人之不貪賤者蓋鮮甚洛窮交此麥舟故事也三虛曰滿不亢餘補寒遮暖不求華食不厭菜衣又穿空庚矣稍可支吾

方遜志曰世謂士者多貪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夫固之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可視其有少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慾為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貪為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至於蕩覆漸盈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媿於其心戚然若家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儼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肯有斯頂之樂哉士之於富貴者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家天下之事无不備乎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徠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宗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固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身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潔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若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缺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不足當其存心無為而自樂其所存操成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膏次而為之人其視富貴而果何如哉無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為貪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廡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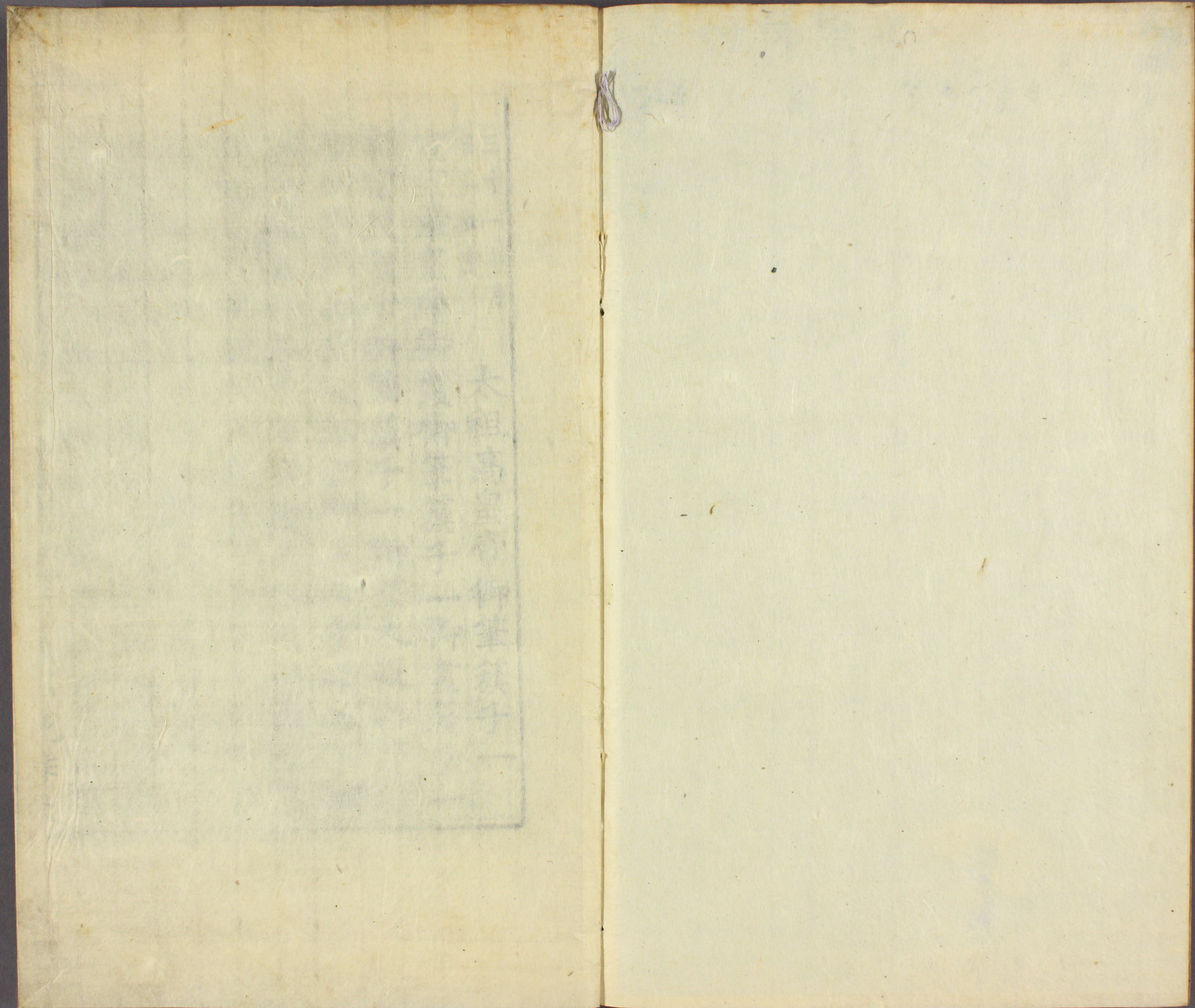
茅茨土階視如華榱飛簷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弊屣視如繡裳朱鳥之珍菽羹糗飯視如玉昇八珍之美謀道不謀食

敬庠以蔽風雨阪田以供饘粥養雞藝黍以畢媵膳敝車瘠瘠以資出入種豆燃箕以代薪釀秫浮糟以為醴短褐可以當蔽綉之華脫粟可以比兼珍之味頭巾可以安車之過擁書可以等南面之榮菽藿可嘉於八珍寒泉可

心迹附論人

心迹論人

周寅曰夫觀士者先大迹而後齒室也吾以為大迹可欺而齒室不可欺也故察之於大迹不若察之於齒室者之為真也視士者先視評而後卿評矣吾以為官評可掩而卿評不可掩也故採之於官評不若採之於卿評者之為真也視士者先才品而後神識矣吾以為才品可飾而神識不可飾也故考之於才品不若考之於神識者之為真也聖則何迹非心何心非迹而又何心迹之難下也何名非宗何宗非名而又何名宗之難覈也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楊誠齋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亦異君子不以迹間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君子之甲出乙出此默彼語皆不害於為同此同人之所以先跳而後笑也出起同道則禹顛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卷同一意夫堯舜之遜也而子噲之遜亦遜也夷齊之廉也而仲子之廉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亦仁義也但其行事雖同而用心則異矣故論人者必畧迹而原心不然子噲一堯舜仲子一夷齊偃襄一湯武也或曰君子所同者心也不必同者迹也或曰心迹一也未有不同于迹而同于心者此二說者皆非也夫君子之不同于迹者或以其人事之不各為耳自大道視之則何異同之有△邵伯溫曰用也者心也休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朱子曰徒循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者是皆膠柱鼓琴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无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不求其心而求其迹李延平吾謂評品人題目法度各有主焉如狂字有好狂字仁字有不好仁字然則要當於題目之外深察而下之方可不失於本色目矣若徒分別於前後一截之開而必信其題目之間則晦翁所謂滿山紅綠酸甜只是春者而終非洞觀本末之義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Small mark or character at the top of the right page.

